

刊叢劇戲蘭羅曼羅

易路聖

譯才之賀



行印局書界世

刊叢劇戲蘭羅曼羅

賀之才譯

聖
路
易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再版

羅曼羅蘭
戲劇叢刊
聖路易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羅	曼	羅	蘭
譯	者	賀	之	才		
發	行	人	李	焜	瀛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羅曼羅蘭戲劇叢刊弁言

羅曼羅蘭爲一代宗匠著述等身環球萬國競相傳譯家絃戶誦風靡一時年來我國對於氏之思想及行狀漸有片鱗碎爪見之報章而于其作品則鮮所譯述致使學者有膏肓一癩之憾譯者六年前息影舊都百無聊奈嘗就案頭所存之羅氏劇本由法文直接逐譯爲語體文都八種一曰七月十四日二曰丹東三曰羣狼（此三種合稱法國大革命劇）四曰聖路易五曰哀爾帝六曰理智之勝利（此三種合稱信仰劇）七曰愛與死之賭八曰李柳麗除第一種業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外茲檢全稿悉付世界書局刊行名曰羅曼羅蘭戲劇叢刊尙有數種一俟覓得原本卽當陸續譯刊俾成全豹竊維劇詞貴在傳神而傳神之筆則俗語尙矣故譯文不惜南腔北調以求達此目的又李柳麗一種原爲散文而實叶韵譯者草草操觚但期信達致有唐突西施之嫌是則不能無所慊然于懷而望海內鴻達之有以見諒耳

羅曼羅蘭戲劇叢刊序

家父譯羅曼羅蘭戲劇既竟，命新爲弁言，述其思想系統，詳舉所知，概陳如右。

羅曼羅蘭雖以著長篇小說約翰·克利士多夫（Jean Christophe）聞名，但是他最初用以表現他底理想感情和學說的，則爲戲劇，因戲劇與民衆直接發生關係，較小說之僅能影響少數讀者，收效爲宏。

羅氏自執筆爲文，卽以改革法國戲劇自命。他對於當時（十九世紀）戲劇之結構雖佳，內容雖有趣，而却無甚意義，深致不滿。他每想代以一種內容豐富而足資營養的劇材，既可以發覺人民，又可以鼓勵行動。他因爲肄業師範學校時，專攻歷史，所以常取法國歷史大事爲題材。一八九七年，於巴黎雜誌發表聖路易。翌年又在劇藝雜誌發表哀爾帝。此二劇本主旨，均在描敘英雄的生活，頌揚愛國的情緒。

一八九八年五月，羣狼出演於作品劇院，是爲羅氏在極度興奮的十五天內寫成的，亦即他對法國革命史的第一部大作品，預備將牠貢獻給巴黎民衆，並且交由他理想的人民劇院公演。他想起救國委員會曾有明令設立人民劇院，又因他底曾祖父原屬著名革命黨人，他嘗於其日記中及博爾戴（Borget）底遺稿中，讀到大革命時可歌可泣的事跡，他便想利用這些極豐富而未經刊布的材料，計劃寫出一部法國大革命十二部曲，羣狼便是其第一種。

羅氏當校對羣狼底稿時，卽已著手寫丹東，翌年寫成，在劇藝雜誌發表。他於是又描述穩健黨基紅旦派（Girardin）底活動，寫理智之勝利和七月十四日。

七月十四日爲大革命的第一頁：巴黎民衆，圍攻巴士底監獄，得勝而返，遂演成驚天動地的大革命。丹東爲大革命之中心，維時革命領袖之理智，漸趨衰弱，而信仰不敵個人之好惡。羣狼描寫大革命之在軍隊中，理智之勝利則表示革命怒潮，傳播外省，基紅旦派被追緝，諸黨分裂，互相蠶食，終至同亡。不過寫劇本還是小事，要在將牠搬上舞台。聖路易始終未曾獻演。哀爾帝雖在作品劇院露布，僅足打動觀衆短時期的好奇心。反之羣狼則因其內容與轟動當時之德雷夫斯（Dreyfus）一案，不無類似之點，頗能引起輿論之注意，而獲成功。羅氏在該劇中，提出一件「良心」問題，劇中

人費哈（Verrat）明知杜阿洪（D'Oyron）蒙冤，而爲維護國家之完全與革命之成功，不惜將他犧牲，這就是影射德雷夫斯案中的軍事長官，不惜犧牲冤屈的德雷夫斯，以維持軍隊紀律，及兵士對於長官的信仰。我這裏所以對這劇本不嫌詞費的，是因為從中可以看出羅氏底高尚人格，看出他自始即以維護公理和理智及爲被壓迫者抱不平自任。

羣狼雖獲暫時的成功，但是不久終爲各劇院所拒絕排演，牠底題材，包涵許多道德的和社會的問題，而當時法國觀衆程度浮淺，不能領略牠底價值，劇院經理惟以生意經爲目的，評劇家又多漠然無所可否，於是羅氏遂暫時放棄革命史劇底寫作，以全力從事呼籲奔走，創設民衆劇場。在這點上，他受托爾斯泰底影響不小。當時托氏底重要作品，均已譯成法文，羅氏素奉之爲金科玉律，認托氏爲導師。但是他底藝術觀，則與乃師分歧。托氏以「藝術爲頹廢之泉源，荒淫之崇拜，歐洲士大夫自私享樂之迷信。」羅氏自幼寢饋音樂，深受陶冶，乃致書托氏，極力爲藝術辯護。托氏於一八八七年十月四日復書，申述其民衆藝術之概念，大意謂「藝術不應爲某一特殊階級之所有物，牠苟無深固之根基，而僅爲魑魅的產物及語句色彩有聲聲音感覺之雜糅集合，則結果必致日趨下墮。藝術而不轉向民衆，則絕無生存之理。」

這種觀念，在熱忱的羅氏聆來，是極感興奮的。於是便聯絡青年作家如博德奈爾 Pottecher) 達拉力由 (Trarieux) 呂邁 (Lunet) 等，倡導民衆劇院。一八九九年三月，他發出著名宣言式的通告，又在雜誌中，不斷地向文藝界爲他底理想大聲疾呼。其同志博德奈爾及莫拉克士 (Morax)，先後在佛詩省 (Vosges) 及瑞士創設民衆劇院。羅氏 理智之勝利，亦於一八九九年六月，在作品劇院上演。該劇雖不幸爲冗長的哲學演辭所累，然幸有數幕，十分生動，所以在舞台上能獲成功，尤以流亡的革命黨隱健派聚觀馬哈出殯一幕，配以葛色克 (Gosse) 底哀曲，最能予觀衆以深刻印象。翌年十二月廿八日，丹東亦在新劇院出演，成績斐然，惜第二幕仍因哲學辯論過多，遂使全劇遜色。

唯是巴黎劇院公例：四郊劇院的公演，不足以奠定劇本之價值，必須經過城中心大劇院之金石而後得稱名著。其時奢米萊 (Gentier) 正租得復興劇院，預備排演新劇本。羅氏便以七月十四日付之排演，結果觀衆報章，同聲贊賞。第一幕皇宮花園的熱鬧，第二幕巴黎的驚醒，第三幕人民攻入巴士底監獄，均博得觀衆一致熱烈贊誦。因爲該劇底主人翁，便是巴黎人民，換言之，乃是人性的，活的，現前的，而不僅是歷史的考據，所以能撼動觀衆底平淡，使牠發見自己本來面目，以引起

熱情與同感。但是這也是羅氏企圖撼動那布爾喬亞式觀衆之冷淡的最後嘗試。一九〇二年以後，他雖暫時擱筆，却不完全放棄劇藝工作。

一九〇九年，羅氏將他底革命史劇彙編爲大革命劇一冊。他又寫時代將臨，取材於非洲杜蘭斯窪之獨立戰爭，很勇敢地向帝國主義抗議，並爲人類文明呼籲。一九〇四年和一九〇五年，他寫成孟德斯榜和三情婦歷史劇二種。及至晚年，始又繼續發表革命劇二種：愛與死之賭及里昂尼得。羅氏在他底愛與死之賭底序中，明白伸說全書主旨。在里昂尼得底序中，解釋該劇之來源。里昂尼得可以說是羅氏計劃的革命十二部曲的結論。該劇底要點有三：一，王黨和革命黨底兒女，由戀愛而結婚，昭示愛情戰勝仇恨。這是羅氏之所終身主張，而因之受過無數痛苦折磨的。二，汎人道主義，將取消人類之相互殘殺。三，大自然爲一切痛苦之安慰。這第三點最重要，爲全書之主旨，亦爲羅氏之所親身經歷，而得之於乃師貝多芬（Beethoven）之教訓者，於是吾人又有以見其整個思想之轉變矣。

羅氏爲鼓吹汎人道主義，又寫出李柳麗，原文 Лили，卽迷夢與幻想之假名。劇旨在反對戰爭，而以嬉笑怒罵的文章，一洩其胸中抑鬱之氣，是爲羅氏諸劇中鉤心鬥角之作。

總之羅氏之整個思想，有主要觀念三：一、為英雄之崇拜。二、為汎人道主義。三、為貝多芬底自然的歷史觀。羅氏自幼受托爾斯泰底影響，以英雄為作人的泉極，而亦以英雄自命。聖路易哀爾帝是英雄，革命黨領袖也是英雄，英雄底天職，在乎拯救人類，消滅戰爭，領導世界，邁進於超國家的汎人道主義。就此二點而言，羅氏真可稱得起是近代法國理想哲學的代表。晚年隱居瑞士，備受國人遺棄，目覩歐洲各國革命實現，對其結果，不免失望，遂至心灰意懶，漸趨冷淡，而素受音樂底孕育，煙陶，乃憶及乃師貝多芬底遺訓，視歷史中底大事跡大變動，與自然界底風雨雷電，初無二致，本着這種宇宙進化觀，不減少對人類的同情，而漸獲得內心底安泰，這就是他底思想變遷的大概。

就技術言，羅氏在戲劇方面的成功，稍遜於在小說方面的。因為戲劇地盤偏仄，不容許心靈的詳細分析，不如小說可以無限制地，極細微地，來描述每人對於外來事件底自然的反應。約翰·克利士多夫所以可稱為羅氏不朽的傑作。他底戲劇，則因插入冗長的哲學辯論而減少生氣，然而牠亦正自有其特殊價值，例如劇中人物思想情感底高尚，即其一端。所以我們可說他在戲劇底技術上，雖稍有瑕疵，但是他底大胆而富於高尚思想與革新精神，確是值得景仰的。

賀德新謹識

信仰劇
之一

聖路易

劇中人物

法王 路易第九世，史稱聖路易

教皇 伊挪桑第四

王后 馬格里得

狄波 布熱佛侯爵

若差麗 布熱佛侯爵夫人

郭節 沙力伯希侯爵

馬玖 沽西爵主

羅曼羅蘭著
賀之才譯

葉鐙 馬玖之子

曼夫黑

葉自爾

康旦

白紉

法英意德各軍之都尉騎士 貧民 羣衆

聖路易 (信仰劇之一)

羅曼羅蘭著

賀之才譯

先聲 法國鄉間——黎明時——村鎮底鐘聲

民衆 你瞧！還看得見牠……

——牠底兩臂漸漸隱入雲霄了。

——十字架！牠多麼光輝呵！

——牠橫貫天空，自西至東。

——呵！上帝老爺爺呀，您要我們怎樣辦呢？

「非服從他不可。」

「昨晚，我醒了：我聽見房屋附近有號泣之聲；我開開門，天上如泣如訴。我嚇的打顫，毛髮都豎起了。」

「不必懷疑，朋友們。昨夜『他』從我們這裏經過了。正當鐘鳴兩下，鷄唱着，狗吠着，直勒站在窗口；他看見他了，朋友們。他在大路上經過。他底腦袋高出路旁的桐樹巔；他底頭髮披散在肩；他號哭着，他底兩臂平伸作十字式。他底脚不着地，而飄蕩在月光浸着的路，上。他所經過的兩旁，樹木彎曲，像在暴風之下似的。直勒看見他底長袍上染着鮮血，正在心口，便認出來是『他』。立刻有一陣狂風吹倒他了。等着他重新起來，田野裏空無所有了；然而道路，樹木，牆壁，經他過路時所摩擦了的，今都發亮，像是塗上了一層月光。而且滿天發出號叫的聲音來，

「該當啓程了！該當啓程了！」

「耶穌從我們這裏經過了。他向我們呼救。」

「別拋下他孤單一人。朋友們，我們去救護他罷！」

「要是收割完，倒好！否則我們走了之後，誰照顧我們底田地？」

——我看見我們底教主哭了。那些教外的野人，正在虐待他。他們又將那血淋淋的荆棘，放在他底額上。我們底耶穌，在離着我們很遠的地方奄奄待斃。我們大家趕快去救他罷！

——我們務必迎上他去。

——他走的是那條路？

——我們看了路旁樹叢的欹斜，便會認出來的。

——他一定已經走遠了！

——我們快跑上去罷，別失了他底蹤跡。

——耶穌呵！

第一幕

一座大教堂的門前。——在河邊的大廣場。——對岸小山上。遍地花園。河中懸旗結彩的船隻如林。

人民爭相參加祭禮，有跪着的，有立着的，衣服上繡着十字架。

在左邊，教堂門口的台階上，有一石級，未被羣衆佔住，郭節沙力伯希跪在那裏。——河岸及船上，有意國德國英國的兵士。曼夫黑和葉自爾亦在其列。

教堂裏正唱着「信經」的歌。

郭節（跪在台階最上的一級，穿着白布襯衫，赤着腳。）上帝呀，可憐我呀！開恩哪……我犯罪了，我犯罪了；別壓迫我啦！您會說您饒恕悔過的人。我悔過了，您瞧。我流血了，我底頭受了重傷，我自己鞭打自己，渾身肉破皮裂了。我哀求您饒恕，現在是第八天了。請別再拒絕我啦。呵！若是您不饒恕所有得罪了您的人，那便請您一律懲罰他們，因為有罪的不只我一人。他們也一樣，他們

也犯了罪。您爲甚麼不懲罰他們，單單懲罰我咧？我殺了人。然而曼夫黑也殺了人，皇帝也殺了人，而他們心裏還是愉快；惟有我，我一人痛苦。您爲甚麼徧徧教我受苦而放下他們？

人民 這一位焦急的可怪極了。

——他是一個大罪人。

——他作了甚麼事？

——他殺了他底兄弟。

——他是誰？

——他是德國叛教徒腓烈皇帝底朋友！

——教皇不肯赦他底罪，有八天了。

——耶穌呵！他可以有被赦的那一天麼？

——爲什麼沒有耶穌不是爲大家而死的嗎？

——是的，然而像他那樣大罪的人！

——我們大家全是罪人呀。上帝可憐我們罷！

郭節 上帝可憐我罷……您不教我，我便快死了。饒了我罷。您若不饒恕所有侮辱了您的人，那我爲甚麼定要饒恕「他」(註一)呢？我因爲他，他也侮辱了我。給我開與罷。您不饒我，我永不離開這層石級，我不肯再回家去。我再不肯了，我怕您底「永久之火」(註二)……請教，我出地獄，讓我脫離環伺着我的妖魔……我底天爺爺，救我罷。(教堂裏發出歡呼之聲。)

人民 (在教堂大門附近) 萬歲呀！萬歲呀！

——你聽見聖父麼？

——(指着郭節) 這東西嚇的太厲害。我甚麼都聽不見。

——我們底聖王路易站在祭壇面前。

——旗幟展動了。

——簡直是一座大森林。

康旦 快樂的時日呀！聖的事業要開始了！

(註一) 指其兄弟

(註二) 地獄

白紐 呵，親愛的天主呀。您爲我們而死。好容易，我從此也能爲您而獻出我底生命了！

白紐之兄 你聽那軍號的聲音。白紐，我們要動身了。

康旦 小寶貝，現在不那樣軟弱了吧？

白紐之兄 妹妹，你靠住我底身體罷。

白紐 我現在有氣力了，我簡直可以獨自一人，去到聖地，赤着腳，不拿着拐杖，

康旦 你高興麼？

白紐 我底心裏像有大喜事一般。

康旦 我有許久沒看見你笑過。而我也一樣，我笑了。鼓起勇氣罷，夥計們！聽了這種音樂，誰能不心

花怒發呢？

郭節 誰也不念及我。他們裏頭，誰都不像我一樣痛苦。惟有我，人家不饒我。他們誰都沒有中魔。……

他們真該死！……不！……咳！我又犯罪了……

人民 你也去麼，康老闆？

康旦 你瞧我不是去嗎，夥計。

人民 你怎樣安置你底家小啊？

康旦 你想我便那樣自私自利，留下他們在家裏麼？

人民 怎麼！他們隨你來了麼？

康旦 全家。兩個小子，和小女。

一婦人 哎！她那樣瘦小，那樣軟弱，那好孩子！

白級 那兒的話，我不軟弱；我不惟不軟弱，而且強健。

婦人 你底臉色很發白。

白級 我害了一場小病，然而我現在好了。

婦人 她幾乎站不穩了……把她交給我罷，康旦，我來照拂她。

白級 不勞您駕。你瞧，我若待在這裏，我便會死。我底教主治好了我底病，我聽見您在那裏喚我去。

救愆。父親，別聽他們底話……很強健。哥哥，請替我說話；說我底話有理。

白級之次兄 隨你要怎樣都可以。你所願意的都是好的。

康旦 別擔心，小寶貝；我業已答應了。我們許過願；我們是言出必踐的人。天主自己也不會讓我們

不還願。

白紐 我真歡喜您。

康旦 你看見人家所說的麼；快快在那小白臉龐上加一點顏色啦。
白紐 您瞧，等一會兒我一定好多了。

馬玖 沽西，他底幼子葉鑑，和他底騎士們，騎着馬，穿過人叢而來。

人民 萬歲呀！萬歲呀！

馬玖 讓開路，渾蛋！

人民 男爵大人！萬歲呀！

——馬玖爵爺爺！

馬玖 賤東西，王在那裏？

人民 在教堂裏，大人。

馬玖 我們趕到了，教人溜溜馬去。

衆騎士 您帶我們上那裏去，男爵大人？

馬玖 走波，走波！

衆騎士 您帶我們上那裏去？

馬玖 上耶路撒冷去。

衆騎士 上耶路撒冷去也行。我們上那麼遠去做甚麼？

馬玖 非去不可，我許過口了。

衆騎士 沒有多少財喜，那地方。

馬玖 我沒有別的辦法。

衆騎士 爵主，您是知道的，我，我沒有關係；無論您上那裏去，我跟着您去；我知道同您一起，決不會闊的很。不過，我說，在意大利，在西班牙，有不少的叛教徒，上這些地方去比較有利益，一面還可

以正堂堂地爲上帝盡力。這便是我說的。

馬玖 我許過口了；費杭，有一天我會告訴你是甚麼緣故。這不是由我挑選的；我自己並沒想到這樁事。是「德」給我選就了的。

衆騎士 誰？

馬玖（指着天）主宰。我應當上那裏去。我不知道爲了甚麼；我所知道的，便是我要去。而且，卽或要我一人獨去，我也會去的；卽或剩下我一人，我也會達到目的的，費杭。

衆騎士 好罷，我們達到目的罷。

葉鑑 天在我們頭上笑；我底心充滿了快樂。聖的熱情引動了我們，在法國底田野裏，馳着馬，瞧着沿途的人民羣起地跟隨我們上道，多麼幸福！耶路撒冷呀！耶路撒冷呀！我自幼便夢想的洞天福地呀！我們在那邊可以耍一陣多麼漂亮的刀花呵！我們會壓倒伊凡和郎士樂（註）底聲威。

馬玖 兒呀，不會像你所想的那樣容易，也許。

葉鑑 那更好呀，父親；不過多打斷幾桿鎗便是。

馬玖 還多打掉幾顆腦袋咧，小修士！好好地留神你底腦袋罷。（他撫摩葉鑑。他們上台階來。教堂

（註）古樂府中之第七名

裏的歌聲重起。

白 親愛的我主耶穌呀，他們那邊的人招的您哭，他們唾您底面。多早晚我才能夠用我底頭髮來拭乾您腳上傷口所流出的血呵？

康 且 耶穌呀，多早晚我可以將虐待您的人們壓在我底鐵鎚底下呵？

葉 鑑 呵！假若要我死，請於未死之前，讓我得見光復了的聖陵罷！

人民與衆騎士 我底耶穌呵！我底美的上帝呵！

馬 玖 （從台階上）上帝呀！幫助我們罷：因為我們來幫助您。

郭 節 （失望的，喊着）救我呀，救我呀，我要您救我！

（馬玖、葉鑑和衆騎士走入教堂。）

曼 夫 黑 （在靠河邊的人民後面，倚着樹，雜在意國軍隊裏，兵士有在岸上的，有在船上的。）你覺得

這些人怎樣，葉自蘭？

葉自蘭 （安閒地）他們瘋了。

曼夫黑 那你便小心你的腦袋；我們現在便要 and 這班東西一起生活。

葉自蘭 那算幹了，我們倒是上這裏來做甚麼呢？

騎士（走近郭節）僭主，陽光太厲害了。……請上這裏來，您可以待在陰處。

郭節（激烈地）滾開罷！

曼夫黑 這便是那鼎鼎大名的郭節，多麼好笑的裝束呵！

葉自蘭 這是甚麼神裝鬼扮呀？

曼夫黑 自從他兄弟死了之後，他倏害怕。他想懺悔，他苦求教皇，准他隨着十字軍出征。

葉自蘭 教皇不肯允許他麼？

曼夫黑（聳肩）那何消說！

葉自蘭（瞧着郭節）他向來不是這樣的。

曼夫黑（笑着）我看見過他有一次打那葉理主教，打的多麼痛快！

葉自蘭 而爲一個兄弟，還犯的着那樣叫喚……歸總說起來，殺一兩個兄弟，也算是在情在理的

舉動呀。

曼夫黑 這種舉動，免除了兩國之間勞民傷財的戰爭，而且讓他兵不血刃地得了一整省的土地。

葉自蘭 何必在稠人廣衆裏，穿著這種服裝來現眼呢？

曼夫黑 他是想證明他後悔不該那樣做。笨東西！若是再有機會，他還是要那樣做的。

葉自蘭 (指着郭節)你瞧他底腦袋在石級上亂碰。

曼夫黑 他背叛了皇上。(註)皇上的仇可算報清了。

葉自蘭 別提起皇上來罷。我們也脫離了他，像那人一樣。

曼夫黑 (肩着登)你真相信這個？

葉自蘭 怎樣能不相信我們不是幫着教皇嗎？

曼夫黑 作起買賣來，單謀買賣。

葉自蘭 怎麼？

曼夫黑 你小心別人聽見我們……(他小聲地對葉說)法王路易，想上巴勒司丁去，他需要船隻。

皇上底船被屏出教外了，萬不能用。怎麼辦呢？讓教皇享受這意外的利益，將他底破爛船隻供給十字軍麼？或是讓保衛他的軍隊留在法國麼？不成！我們須要迎合這班傻瓜底心理；脫離外教的皇上，逼身灑上聖水；這於我有甚麼關係？我平生受洗禮，不只一次了。這件事有三層利益，親愛的法國底大洋錢，落在我們的口袋了。以後教皇沒有友黨了，並且我們要設法將這班人牽制在那邊，時間越久越好。

葉自爾 皇上知道這一層嗎？

曼夫黑 咳！主意是憑出的。當我對他表示說可惜我不能從中取利，他便暗暗地好笑。他說：「好罷，小子，這是一個脫離我的機會。我用不着你底戰船。你去變成土耳其人，韃靼人，基督教徒，或是教皇，隨你底便。你只替我將這所帶危險性的信徒支開出去；他們離我太近了；一句話不對，他便衝到司必耳（註）來，或是衝到耶路撒冷去。我還是願意他們在耶路撒冷；在埃及底沙漠裏，曼夫黑，拿沙子堵住他們罷。煩為我致意撒拉辛底士翁們；這是我寫給他們的信，這是我給

（註）薩爾巴維也兩都城名，新教徒勢力之中樞。

你的通行證。你並且要帶幾本好書，幾種風流的說部；因為處在瘋人一起，煩悶是很危險的。」

葉自蘭 這才算是一個能人啊！

曼夫黑 這是我所認識唯一的能人。其餘通通是木偶。只有他一人是自由的；對於事變，對於自己，都能確有把握。

人民 典禮快完了。我們底賢王，正在「接受聖體。」（註）

康且 上這裏來，小寶貝，我們站在門口罷；賢王出來的時候，我們要看看他。

白緞 是的，那親愛的王，他底眼睛多麼讓人舒服！

人民 他們要出來了。

郭節（張皇的）教皇快來了。他若再拒絕我，那便一輩子完了。

葉自蘭（對曼夫黑）你認識法王麼？

曼夫黑 自然哪。

（註） Commander 用麵包與酒——象徵蘇之身體——象徵其血

葉自蘭 他是一個怪人。

曼夫黑 一個千里眼。

葉自蘭 在他幻想之中所看見的，他能教別人看見。我對於這些事，自然有我底見解，然而看了他，那怪安靜的眼神，我幾乎相信牠。

曼夫黑 你別瞧他就得了。

葉自蘭 他對於他底周圍左右，有很大的勢力；他底人民，全粘在他底靈魂上，像露水在陽光裏一般。

曼夫黑 是的。他們在他身上找著一片明鏡，返照出他們底瘋狂來。

葉自蘭 他底身體瘠弱，而他的態度怪文雅。

曼夫黑 他讓我不自安，讓我不耐煩；我最不喜瘋人，尤其是那樣安詳而沉著的瘋人。理智是一件嬌嫩的物品，應當好好保護牠。

葉自蘭 呵，這等人我見過千千萬萬！

曼夫黑 然而像路易這樣的王，葉自蘭，我不相信你曾見過。一個國王，打了勝仗，還將兩省的土地

送給敵人，而當歐洲風雲緊急的時候，他將國家大事交在婦女手裏，卻帶着全法國底兵力，勞師遠征，毫無利益，毫無目的，無故自取滅亡，只圖一時高興，——我覺得這真是兒戲。前天，溫和的早晨，在克留宜附近，我若見他在樹下，騎着馬，顛了幾顛，臉上發白，汗出如雨，疲倦極了。將來到了那邊，又將怎樣辦呢？他底身體太衰弱了。他們等不到開船，便非回來不可；回來的時候，或是同着他，或是沒有他了。葉白蘭，我們會有好熱鬧看的。

葉白蘭 他底左右，沒有一人覺得這件事是危險的嗎？

曼夫黑 他將他底瘋病傳給大家了。因此我們也應當謹慎。他們裏頭，有幾位，原先也和我們一樣。你瞧瞧從教堂出來的那一位。

葉白蘭 那是狄波，布熱佛侯爵。

曼夫黑 我從前認識他。我決不想到他有一天會像這位渾東西一樣，背上扛着一個絞首架，縛在衣上。

(狄波從教堂出來，經過郭節身邊，很同情地瞧瞧他。)

狄波 忍耐罷，郭殿下，你底時候快到了。

郭節 (十分絕望地) 狄波，狄波，他會饒我麼？

狄波 我們信托上帝便得了。(他下台階，向曼夫黑)殿下，祝別典禮一完，我王便立刻動身。

曼夫黑 侯爵陛下，一切全準備好了；我底艦隊只等着您。

狄波 (微笑着) 曼夫黑，誰想到我們又在這裏相會呢？

曼夫黑 這味說來，您還記得在拿破里花園錦簇的王室充當大使時候的事？

狄波 誰能忘卻婆媳力白山底夜晚；芬芳的花園裏，盤繞在黑黝黝樹上的玫瑰花；成排的檸檬樹，

金色燦爛，在陽光裏蕩漾着淺紫的天色；罩着溫和的面容，閃爍的海波，在濃濃細霧裏，抱着銀

色鮫首似的半島，懶洋洋地搖擺不定！

曼夫黑 您也記得往日的女朋友嗎？

狄波 小脚的海倫，和開口笑的馬霍……；哦！她們真是不堪回首在天涯呵！

曼夫黑 真地遠極了。狄波，兩人全死了。一位是鼠疫啃了她底玉體；那一位，馬霍，是因難產送了性

命。

狄波 呵！我底心有多少部分已經化爲塵埃了呵！

曼夫黑 您底朋友，若是看見您前往聖地，又將怎樣說呢？

狄波 可憐蟲！她們或許在九泉之下哭泣。若是她們見着我，她們定說：「狄波，你將我們怎樣辦了？你拋棄了我們，我們因你而受苦了，禱告罷，替我們受苦罷，隨我們底罪罷；我們底罪，便是你底罪。」

曼夫黑 若是從前的狄波聽見您這話，他會很驚訝的。

狄波 你不必疑心，曼夫黑；他聽見我底話了；他在這裏。我不是眨眼不認錯的人；我念念不忘從前的事，爲的是想清償孽債。

曼夫黑 我很想知道是誰讓您轉變的。

狄波 是上帝底恩典。

曼夫黑 (不信) 再沒有別的緣故嗎？

狄波 (微笑) 你，至少你沒有變。請對我實說：爲甚麼你來參加十字軍？

曼夫黑 爲盡朋友底義務；去到那邊，分擔你們底危難和光榮。

狄波 謝謝你，曼夫黑；但是你若相信我，請你切莫告訴我，王，德寧願你不來，不願你不帶信仰而來。

曼夫黑 是的，我知道，你底貴上人，是一個完美的天主教徒。他爲了實行謙讓，覺得戰敗的趣味比戰勝深長。

狄波 德比我們看的這些，德是一個天人。要沒有德，還成甚麼世界？

曼夫黑 而他在世界上所佔的地位呢？世界用不着他。有德皇和教皇爭相宰割。而在大局攸關的爭鬥裏，他卻袖手旁觀。

狄波 這種不幸的爭鬥，得不償失。呵，曼夫黑，若是世間的利益，不過如此，那便值得活着了。若沒有我王，我將成了甚麼呢？惟有他，會給予生命一種意義。在這強橫和叛逆的叢藪裏，半世界的人滾着污泥，他卻是天上的一顆明星。德教我們憶及黑夜後頭有永久的白日。

曼夫黑 我瞧不出他做了一些甚麼驚人的事業。他戰勝了英國，傷了許多人，耗了許多財，然而他趕緊地拿白里葛和力模彙還給他，像是戰敗了一樣。若是這樣叫做偉大，那便非要亡國滅種，才可算得完全偉大。

狄波 由這種恢廓大度的行爲，德所得的，比二十個勝仗所得的還多些。這樣做去，戰敗的人，連恨

都不能恨那戰勝的人，還說別的嗎？這位賢王，敢於鄙棄戰爭，敵屍權位，戰勝之後，還將他底國土，送一部份給人，只期用他底仁道，統馭世界，這可以給全歐底國君一個多麼好的榜樣呵！

曼夫黑 這種榜樣，能夠糾正別人，才有意義。既然絕對做不到，誰給了榜樣，誰便吃虧。

狄波 我對於人類，有較好的信心。即使我見錯了，也沒關係！萬難便是上帝，為萬難而奮鬥，是再漂亮不過的。

曼夫黑 真的，有甚麼關係呢？路易陛下滿意；您也滿意；還有英國人，我敢於打賭，他們一定也滿意；我又為甚麼不滿意咧？

狄波 你別譏笑，曼夫黑。你不能明了我王底仁慈；然而看在你對我的交情分上，請你別試想批評。懇請你稍為搗謙些；也許上帝會教你睜開眼睛，像從前對我一樣。我聽着你說起他來，帶着挖苦的口氣，我很為難受。

曼夫黑 您多麼愛他呵！

狄波 假若上帝要奪走他，那我們怎生得了？我想起這個，便不寒而慄了。

曼夫黑 既是這種情形，你們應當更加小心看護他底生命。像他那樣衰弱，所目的危險，你們是知

道的。

狄波 我沒有辦法。上帝要這樣。我們底利害關係，便是上帝底利害關係；祂會保護我們。

（曼夫黑不耐，聳肩。教堂底大門轟然開了。）

人民 王來了！

——您在聖父底前面走，露劍在手。

——您來了！……教皇來了！……

曼夫黑 （小聲對葉白蘭）你須要跪下呵，葉白蘭。

葉白蘭 （譏笑的）呵！可以，我跪着並不比坐着難。

（郭節喘息着，傾聽着，以頭碰地磚。教堂裏的鼓掌和歡呼聲如潮湧，漸聞漸近。「聖歌」隊底

歌聲尤為激越。當大隊出現於台階上層時，人民齊聲歡呼。）

馬玖 退後些，賤貨！讓路給聖父！

（長槍隊在石級上凶橫地驅開羣衆，路易手執長劍，在教皇與前步行伊挪桑（註）第四，被衝

隊和知客隊簇擁着，頭帶教冕，紅面，衰老而多髯，用兩指灑聖水——輿停在台階上。餘人環列四周，紫衣主教，衆諸侯，王后馬格里得抱着她底小兒，若菲麗，葉妮。）

人民 萬歲呀，聖王陛下萬歲呀！

路易（微笑着，似乎自言自語）我親愛的人民，我很寶貴你們忠實的眼神。我覺得被包圍在親熱的潮流裏。我和你們底靈魂，合成了一個心。

（教皇降輿，坐寶座上。王立侍。沿着石級的兩旁，文武侍臣雁行分立，一邊着紅袍，一邊披鎧甲。）

若差麗（瞧着人民和王）他們臉上現出快樂的光彩來；人家對他們所說的話，他們整個地吞下肚去，覺着津津有味。呵！我覺得多麼孤獨呵！我覺得離着這班呼號祈禱的人，比離着這河水淙淙的空響還遠些。我瞧着他們底心花怒放，我不明白他們底心理。他們很愉快地信仰着，他們究竟作了些甚麼？那樣愉快？我只覺着一種熱烈的痛苦……我該當委身於誰，委身於甚麼呢？我底心空無信仰，又空無愛情……果能自己忘卻自己，無思無慮地，聽憑這信仰的潮流

（註） 敬皇名

捲着你走，那一定是很舒服的！我羨妒他們啦……上帝呵！請讓我在您底十字軍裏找出我所渴望的熱餼來罷！我獻身給您，請您獻身給我！

曼夫黑 這位美人，眼珠像黑夜似的，她是誰？

狄波 這是我底室人若差麗夫人，曼夫黑。

曼夫黑 當她那水汪汪的眼睛一睜，她那長長的睫毛向上一舉，就像一股清陰的暗香似的。怪不得您現在皈依正宗了。

(狄波迎上若差麗，對她微笑。她也很勉強地覆之以微笑。)

教皇 (站在寶座上為衆祝惠) 『杯內帝加得佛四阿母尼薄蕩四上帝，天父，天子與聖靈。』(註)

郭節 (很焦急地，兩手伸向教皇) 我咧，我咧！您不同時給我祝惠麼？

教皇 (緩緩地回頭，嚴厲地瞪目視郭) 背信的聲音，從九幽十八獄裏傳上來了。

郭節 我對您高呼，主上呀！求您可憐我呀！

教皇 地獄的呻吟，響應在天上，如同雅樂一般；罪人底淚，可以娛上帝的心。

路易 聖父，救了他罷；他很痛苦。

教皇 讓人家痛苦的人，自己理當痛苦。

路易 他有悔心了。

教皇 太晚了。

路易 吾父底仁慈，有所謂太晚的麼？

馬玖 (小聲的) 聖父，不必讓悔過的人灰心。您若不肯恕罪，誰還甘心枉自屈辱咧？

路易 這顆靈魂底焦急，使我心碎了。我懇求您，給我們開恩罷！

(教皇從容地瞧瞧路易，既而瞧瞧郭節。舉手示意。長槍衛士走向郭節。郭仍哭泣，雙手捧頭。他們拍郭肩。郭初不甚解，既而張皇失措地瞧着他們，不能出聲。他膝行面上石級，來至教皇脚下，匍匐在地。此場的若差麗，始終注視郭節，關切之念，由漸而增。)

若差麗 這位不幸的人是誰呢？呵！這一位，我了解他，他底焦灼，和我底相呼應。他向救星伸着那絕望的雙手！

教皇（以脚踹郭頭）我抓住了龍頭，壓在脚下。我要壓碎反抗上帝的惡魔。

曼夫黑（小聲向葉自蘭）他會忍受那老太婆底髒鞋放在他底頭髮上麼？他就不會起來？

教皇 郭節，你若不是找着我們底愛子路易，足夠資格出來緩頰，那你這點腐穢的心，值不得上帝底憐憫。我們因為愛惜他，故此爲你決定以下的辦法：你底家財，分出一半來施給修道院。你底身體，獻給十字軍。你須在異教徒底血裏洗淨你底罪過，並且救出我們底真宰耶穌。依照這種信約，我以萬能之主的名義，超拔你出地獄。

郭節（一躍而起）得救了，我得救了！……全仗着您啦，我主！……呵！天哪！地哪！我可再見着你們了……支配我底生命罷……給我帶上十字架罷。呵！上帝，您救了我，我要替您報仇，我要替您報仇！鮮血會像潮水一般地流出來。我要將巴勒司丁變作血海，讓那報了仇脫了難的十字架，在那裏頭開出血花來！……拿我底寶劍來給我！……我們走罷，追上異教徒罷！殺罷！

（他昏厥了，身體搖搖欲傾；他底部下扶住他。——人民發出歡呼之聲）

若差麗（目光晶瑩，深受感動而岔息）我覺着有一股烈火經過了……他多麼熱忱地挺身而起呵！他多麼信賴生命呵！……他活了，誰能禁得起這種感動呢？……我底心房活躍起來了。

(她用雙手緊緊地壓住胸膛)

郭節 得救了我再沒有罪過了，我是純潔的了，我能夠呼吸了。哈哈！

(有人給他穿衣，加上武裝)

若差風 簡直可說他是一隻猛獅，在陽光裏挺腰伸腿。

郭節 我王陛下，您救了我。我底寶劍和我底人馬屬於您了。請發下啓程的命令，我急於要清償上帝底債務了。

路易 (冷淡地) 將軍，保留你底債務罷。欠着上帝底債，不是那樣匆忙可以償清的。

馬玖 (在河邊，驅散民衆) 往後些，病狗，跛馬，死在別處去罷。

路易 甚麼事，馬玖？

馬玖 陛下，是那班渾蛋，闖進了我們船裏。他們那邊一羣流氓，有婦女，有兒童，公然自稱要加入十字軍。

路易 誰阻止他們加入？

馬玖 我。

路易 馬玖，阻止一個靈魂去找上帝，便是罪惡，難道你不知道麼？

馬玖 應該有別的方法。

路易 讓這班人來罷。

(貧民們跪倒路易脚下)

衆貧民 好陛下呀，別驅逐我們哪。我們是窮人，然而也有一個靈魂，像別人一樣。請您許我們也爲眞宰耶穌而死，像別人一樣。仁慈的陛下，別拋棄我們啦。

路易 (微笑着) 好百姓，擦乾你們底眼 罷；我何至那樣地硬心腸，不允許你們下氣柔聲的呼籲？
啊？(他們吻王手) 我認識你呀，齊樂，你底妻子從前痛苦的厲害，她現時在那裏？

一貧民 哎陛下，她死了。

路易 上帝是仁慈的，忍耐罷，您也會叫我們去的。——朋友們，你們在我治下，不會得着幸福，然而離開了養育你們的法蘭西，你們不覺着難以割捨麼？

衆貧民 我們跟着您一起，便是跟着上帝一樣。

路易 上帝無往不在。凡是像您一樣受苦的人，您都跟他一起。

馬玖 陛下，您不想着帶他們去吧？

路易 自然帶他們去。

馬玖 他們甚麼用處都沒有。

路易 他們可以充我底衛隊。

曼夫黑 謝天謝地！那我便該編入輜重隊了。

馬玖 至少請您別帶着這些病人和小孩。

路易 我自己不就是一個榜樣麼？

馬玖 應當可憐他們，比可憐您自己還要加一等。

路易 (慈祥的) 你說的對，馬玖。

馬玖 (指着白緞) 請看這女孩子要帶她去，不是發狂嗎？

葉鑑 (自語) 她底臉紅了。可憐的小姑娘！她害臊了。

馬玖 (對康日) 你公然想帶這個孩子去麼？

康旦 究竟爲甚麼不呢，大人我拿她許給上帝了。

曼夫黑 你是想帶十字軍底油，去游歷一趟。

康旦 憑上帝說，這不是真的。

曼夫黑 你還要糾正我底話，賤東西？

康旦 人家若不會重我，我便無須尊重他。

路易 別說了。——你，你上前來，你是誰？

康旦 陛下，您既帶這班窮人去，我便想當一個窮人。然而我並不窮。我可以安分守己地賺錢度日。

這裏大家全認識我；我是康老闆，康鐵匠；這便是我底兒子和女兒。

路易 你女兒底身體，不太孱弱，來參加這樣長途的旅行麼？

康旦 陛下，那孩子上月病了一場；我們大家以爲她底性命不保了；我禱告上帝，許下誓愿：總若治

好她底病，我便同她和全家加入十字軍。於是我們便來了，陛下。

路易 很好。來罷，好姑娘。

葉鑑 (走近白緞，伸手挽着她) 別害怕，請隨我來。——你也去麼？

(白紐舉目望葉，立即低頭，他們上石級。白跪王前，吻王手。路易撫摩她底頭髮。)

路易 死神曾經挨近這小小的額角嗎？這雙眼睛，曾經望見上帝正在那港口，等候我們底靈魂嗎？從天上回來的人，是不是有些後悔……我也一樣，好孩子，上帝挽住過我底手，您領我到了永生生命之門，然而您又帶我回到塵世來了。而且我也發過誓愿，和你一樣。

白紐 陛下，請別拒絕我。

路易 何至於拒絕你咧！也許上帝對於你，定了甚麼計劃；我們是屬於他的……好孩子，你知道你會有苦吃麼？

白紐 (瞧着王，像神不守舍的樣子) 知道，陛下。

路易 你沒聽着我說……康旦，你知道，上那邊去是很辛苦的麼？

康旦 這是上帝底意思，陛下。

路易 上我們底船來罷。

(他輕輕地吻着白紐)

葉妮 親愛的賢王，我真愛您呀！

王后 陛下，將她交給我罷。

馬玖 多少消耗糧食的廢人啊！

路易 這種人底力量，大過我們，馬玖，他們會禱告。

馬玖 爲戰事準備的糧食，便消耗在禱告之中嗎？

路易 你須知道，將軍，我寧可遣回一千名弓弩手，不願遣回一百名貧民，他們是上帝所憐惜的人，而且他們願爲上帝而死。

曼夫黑（對葉白蘭）好好好極了，真的呵！好奇妙的政策！我只怪他爲甚麼還需要我們。用里昂底救濟院和克留宜底修道會，不是可以組成多麼漂亮的一枝遠征軍麼！

路易 戰勝在乎心，馬玖，不在乎甲兵。這班倚賴上帝而生活的貧民，便是我軍底心！

狄波（上台階，對王后鞠躬）王后陛下，我們準備好了！您願意發下啓程的命令麼？

王后 我很願意，狄波，若是我王願意。（她轉身向王）

路易 上帝命令着。（他示意啓程。）——軍號發聲了。衆騎士預備就道。若差龐狄波和他底部將，先

登大巖。

狄波 凡百事物，你要離開牠的時候，覺着牠分外美麗！今晨雲雀底歌聲多麼悅耳呵！金色的麥浪多麼怡神呵！諸位將官，我們之中，是誰最末一次領略這種好風光呢？

乘騎士 祇好聽天由命。

若差麗 我們到底動身不動身？

狄波 你真忙了！

若差麗 我們還等甚麼？

狄波 這親愛的家鄉，我們在那裏共同生活了許久，難道你便絕不一顧麼？

若差麗 謝謝上帝，我夠認識牠的了。那些滲淡的白日，淒涼的長夜，悶坐在濕氣騰騰的大廳裏；永

遠只聽着教士和士著的歌聲！牠們現在去遠了，而還不夠遠。快向陌生的新大陸掛帆去罷！

狄波 你真忍心。在那裏不會有過快樂的日子嗎，你這迎新棄舊的人！我們從前不會卿卿我我地

相憐相愛麼？

若差麗 從前麼？可憐的狄波（她向他視熱地微笑）

狄波 你底記憶力如是之短，自是幸事。我卻比較地難於割捨一班老朋友，我底心隨帶着過去的

一切幸福和祖國底全部風土。

若差麗 你既那樣愛牠們，爲甚麼又要出發？

狄波 這是職務所在。我當追隨我王。

若差麗 職務！職務！命令！始終不得自由！

狄波 你不知道：服從是何等的幸福。

若差麗 如此說來，你很快樂麼？

狄波 我又快樂，又悲傷。我又願意，又不願意。

若差麗 這種莫知所可的意志，未免可鄙！

狄波 若差麗，試瞧瞧我。

若差麗 你要怎樣？

狄波 請你別始終過於苛刻地評判我。

若差麗 我並不評判你，狄波。

狄波 怎麼不，你已經定我的罪了。

若差麗 (片時之後，瞧着他微笑) 是我不好，真的；你該原諒我才是。

狄波 我絕不抱怨你。你有一雙美目，你要牠多麼美，牠便有多麼美。

若差麗 你瞧，你應當替我防備我自己。

狄波 替你防備怎樣？

若差麗 呵！這個，這是在乎你自己明白。

狄波 爲什麼？老實地說出來，不是很簡單嗎。

若差麗 不，假若我不說，你便不明白，那我說過之後，你還是不明白的。

狄波 好罷，禱告上帝罷；既是我們去幫助他，便請他也幫助我們！

若差麗 讓德幫助我們罷！

狄波 (自語) 上帝呵，設法使她愛我啦！

若差麗 (自語) 上帝呵，設法使我愛她！

(小舟離岸，王舟來泊原處)

路易（對教皇）告別了，聖父，不知我們以後還有再見之日麼？

教皇 我很老了，我兒。請上帝給我們恩典，讓我們有一日在德底天堂裏團聚罷！（他們親吻）你比我較為有幸，你去流血在神聖的戰爭裏；剩下頑強的敵人，要我來坦當應付。

路易 可惜我不能攜着我父同去，又不能號召舉世底人追隨我父同去！

教皇 我所以留在這裏的，也是為一種神聖的戰爭；不過這種戰爭，充滿了苦趣。你為嚮善而戰，而我為鋤惡而戰。

路易 以善作則，不是已經夠了麼？

教皇 你底腦筋，不會明白那些歹人身上底惡根有多麼深。

路易 請我父大度寬容。

教皇 上帝嘉惠我兒，望我兒容我忠於所職。上帝將德底子民付托給我了。在我責任以內的事，我決不徇情。我要剷除地面上的惡種。我要將那叛教的暴君，從他底寶座上掀下地來。

路易 您底敵人，或者已萌悔心，請別逼着他無地自容。您倘能和德皇言歸於好，我是多麼高興呵！

教皇 我們所決定的計劃，乃是神聖的，無論甚麼都不能動搖牠。

路易 但願您得稱心願，我主；只有您自己一人知道您應該怎樣做……求您不嫌棄，好生照顧我所拋下的人民。請您權作一個良好的牧人，替我看守羊羣。（他鞠躬——轉身對人民）呵，我底子民哪，你們快離開你們甜美的法國了；牠底土壤，裂出了我們底肉體；牠底懷中，沉睡著我們底先人和遺念。時候到了，我們且寄身於無窮的瀚海罷。從今以後，牠便是我們底新祖國！上帝底匱乏，尚未告終。我們底教主，繼續在十字架上呻吟。我們前去分任您底愁苦罷。我們前去扶淨我主耶穌底眼淚罷。朋友，無論我們底前程是怎樣，你們不必害怕，我要歷盡險阻艱難，奮不顧身，領着你們去為上帝盡力！

人民（歡呼）去為上帝盡力呀！

（刀劍旌旗，一齊招展。貴族及命婦等登舟訖）

葉自蘭 他們那樣興致勃勃地前去送死！

曼夫黑 一羣蠢東西！

葉自蘭 我禁不住可憐他們。

曼夫黑 何干我們底事？我們會有好把戲看。大家走罷，開步走走，向無底洞去罷。

（路易立在大鑼絃首，王后抱着世子侍側，其次爲馬玖和葉鑑，康且在葉後，白緞坐其足下）

人民（齊聲大呼）上帝萬歲呀！

（教堂底聖歌隊和教士們齊唱『帝降』之歌。軍號隨奏。榜人從事放舟。全體騷動喧呼。）

第二幕

晚間——在王舟——路易披着外衣依枕而坐——王后俯睡王側——數步之外，白緞睡在她底父兄中間——萬籟無聲——滿天星，倒影在水中蕩漾着——未幾東方開始作白色。

路易 上帝呵，我在星光的寂靜裏，覺着您底全能流露着；上帝呵，您把握着我，懸在天和水的中間，我含着愛情之淚，咀嚼着我底靈魂的弱點；牠像這樣死心踏地倚賴您，牠快樂極了。您能隨意地支配我，但不能教我停止愛您。呵！上帝呵，親愛的上帝呵，您使我那樣快樂，請讓我底愛情也得着少許甜頭罷！我便不能爲您盡涓滴之力麼？您因我們而受苦，我們便不能讓您享福麼？

王后 (醒覺，緩緩地起坐)路易……

路易 馬格里得……(她握王手，二人親熱地互視着)

王后 空氣是冷的。

路易 我們離黎明不遠了。(她緊挨着王,王用大衣圍着她)

王后 船走的快,像鳥飛一般。牠靜悄悄地鼓着雙翼帶走我們。

路易 我方才瞧着你睡。你我底肉體,在這脆弱的木板上,浮沉太虛;然而我想:管他則甚呢?因為天
主環繞我身,像堅壁一般,而我靜穆的愛友,在我身側將息着;她底眼睛是閉着的,然而她底愛
情是醒着的。

王后 親愛的路易,你正想念我麼?

路易 在這裏的一切,似乎那樣簡單呵!海天星斗底和諧,消散了我們身上底煙火氣。寂靜裏頭,充
滿了造化底功用,管領我們底思想,管領海水底波瀾。摩賽之中,萬籟無聲了。剛才,我想着:「我
攜帶我底好百姓同來,這事究竟做的對麼?這時候,他們正安睡着,他們信任我,可憐的人民,多
少艱難困苦,正等着他們咧!他們全不知道。然而我究竟未曾欺騙他們;我告訴過他們這件事
底光榮和辛苦;而他們像未曾聽見一般。他們還是要去受苦!」怎麼我後悔麼?不,我做的對,我
底上帝。我領着他們,爲嚮善而奮鬥,而捐軀,比着留下他們困處在懦弱的舒適生活裏強多倍
了。第一可使他們剷除卑賤的思想,消滅個人底私心和俗慾。最有裨於人類的事,便是保衛上

帝，

王后 (吻王手) 你底手是冰冷的。你一受感動，全身底血便脫離你了。

路易 晨風起了，朝曦快上升了。

王后 我們進輪去罷，朋友。你底身體還弱。

(他們起立，走近船舷，瞧着海水。)

王后 呵！我們距離我們底故國已經那樣遠！同時我們又似覺逃避舊日的生活一般。在那寶貴的生活裏，我們二人彼此相識，彼此相愛；甚至當童稚時代，並未和你覷面，我即早萌甜美的預兆，預知我二人他日之必互相戀愛。我深願再返到童稚時代，路易，再和你作初次的晤面。

路易 全不必惋惜。以前種種，現在我們自身。請你信賴我們底愛情；會有一時，我二人底心，像兩股細流一般，在花團錦簇的天國，芳草地上，匯合爲一；這種時候快到了，一天近似一天了。

(他們緩緩地回輪，走至沉睡的白綉身旁，停步。)

王后 她底睡態真可愛，露着一臂，枕在頭上。

路易 (跪地，撫白手) 她冷了。

(他脫下外衣，輕輕地覆在白身)

白緞 (半醒着，睡眼朦朧地，伸雙臂給王，自己莫明其妙地說着) 是您呀，大人……您，我底愛人……

……呵！

(她長嘆，重復睡去。)

康旦 (夢中高呼) 耶穌呵，馬麗亞呵，看護我們哪。

路易 (站起，對他們身上劃着十字手勢) 亞門。

(他和王后走開。——復歸寂靜。——僅有漉聲。——遠處有水手喊着命令，聲嘶而長。——曼

夫黑和葉白蘭出現)

曼夫黑 我們究竟到得了到不了？

葉白蘭 我們午前可抵陸地。

曼夫黑 (瞭望遠方) 有燈光。

葉白蘭 那已經是岸邊了。

曼夫黑 (大踏步地走着) 已經你見鬼呵!

葉自蘭 你真容易動氣，曼夫黑。

曼夫黑 我恨透了他們。

葉自蘭 誰? 那班人? 他們並不會惹我們哪。

曼夫黑 同着他們一起生活，自己都變下賤了。你覺得這不算一回事?

葉自蘭 你會告訴過我; 你早知道這一層。

曼夫黑 沒有，我沒有預料到我們被包圍在這樣又愚又狂的空氣裏。這裏各人所演仁義道德的

把戲，或由於發癡，或由於作偽；——我若能確知他們是作偽也好……——這種無知無識的

迷信，尤其是他們對於所相信的事情，似乎確有把握，是不是有些讓人生氣，葉自蘭?

葉自蘭 不，不僅不讓人生氣，反可讓人養神。在這裏，決沒有虧吃，不必擔心；隨你要怎樣，他們沒有

不從命的。

曼夫黑 有信仰的人，葉自蘭，完全相信，毫不懷疑的人……信仰才是一件怪事咧！你曾想着信仰

是怎樣一回事嗎？當你對他們說話的時候，他們底眼睛雖然釘着你，實則他們所看見的是甚

麼，你猜的着嗎？全是一大套的瘋瘋癲癲，一種似上帝非上帝的東西，一些魔鬼，一羣妖精，一座永久的虛無世界……而一天到晚，無時無刻，不是這樣！這真讓人頭昏……倘若我能殺使他們有人懷疑呵！那才痛快呢。然而他們是那樣的愚笨地確信呵！我恨透了他們！

葉自蘭 我從來沒見過你是這樣的。

曼夫黑 這是閑着沒事做的緣故。

葉自蘭 你爲甚麼不對一個法國女人調情？

曼夫黑 那不大妥當。我負着一種職務，我應當裝作一位傻道學先生。若是有人發覺我，事情便壞了……然而我可以自慰，葉自蘭。我暗中得了一種消遣的方法：我要作弄那班瘋子。自從我們和他們關在一起，我有了工夫，偵察他們底主動。好極了，我抓得好幾位了；等着罷！我們會有好把戲看。

葉自蘭 我不懂你底意思。

曼夫黑 你不會見那撒克遜底狼，逸着那風流的小羊兜圈子嗎？

葉自蘭 你底意思，是指那被革的教徒嗎？

曼夫黑 你不會注意他對若差麗所使的手段嗎……這便是我底作品。

葉自蘭 還有甚麼使你快樂的？

曼夫黑 不久又須要教皇再來救他一次。

葉自蘭 救誰？

曼夫黑 郭節啦。

葉自蘭 是嗎？爲這種把戲？教皇才不管這種玩意兒呢！

曼夫黑 不過，狄波若是知道了呢？

葉自蘭 誰去告訴他？

曼夫黑 好吧……這班睡夫，這班聖人，我會喚醒他們的。看在上帝分上！我若高興，便要拆穿他們好幾位底西洋鏡。我們且看看他們是否真地死透了……還有他，第一個我不能讓他逃出我

底掌心。

葉自蘭 你倒是怎麼啦？

曼夫黑 讓他們信仰吧……住口！

(郭節上場了他煩躁地走着，惡聲自語，漫無倫次。)

郭節 我得救了！……(靜默——忽然盛怒)我得救了！(他大踏步地走着——厲聲叱問)答覆我

啦！(他舉拳自捶其胸)告訴我，我得救了啦！……(帶着頹喪的神態)上帝呵，倘若我不會得救喇！……萬一那神父的一句話還不夠數喇！……呔！是誰在那裏

曼夫黑 是我，郭節。

郭節 曼夫黑……你聽見了我底話？

曼夫黑 我以爲您同着別人在一起。

郭節 你聽見了我底話？

曼夫黑 沒有……您發了寒熱病吧。

郭節 空氣太沈悶了。

曼夫黑 我一點也不覺得。

郭節 請待在我一起。我希望天亮便好了。

曼夫黑 請告訴我，郭節殿下，那免罪的宣告……

郭節 甚麼免罪的宣告？

曼夫黑 教皇所發出的宣告。

郭節 哦！你聽見我底話了！

曼夫黑 一點也沒聽見。

郭節 請說罷！

曼夫黑 這是我偶然想起的一種意見。

郭節 你倒是說啦！

曼夫黑 是不是罪人承認自贖，便可提前宣告免罪；抑或必俟贖罪之後，這種宣告才能發生效力呢？

郭節 甚麼你說甚麼？我底罪是免了嗎！

曼夫黑 我並沒說是您。

郭節 怎麼，我還是有遭天譴的可能？

曼夫黑 我提起這事，並非讓您害怕，是因為我心下有些疑惑。

郭節 你並非那樣想，那不是真的。

曼夫黑 您說我不是那樣想，也可以吧。我很抱歉，讓您心下不安。

郭節 如此說來，那老頭子是拿我開玩笑嗎！決不會吧！他還受過我底感謝咧，曼夫黑。

曼夫黑 也許我見錯了。

郭節 呵！我盼望我們到了那邊……憤了我底愿，在血裏洗刷的乾乾淨淨……設若我現在便死

了呢……不會，上帝赦過我……但是，那教皇若是對我不忘宿恨，不曾真心宣告免罪呢……

那你便混賬，曼夫黑！你為甚麼要給我說這個！我永遠不能忘記牠。難道你不知我一天到晚苦

的難受？我覺着無論怎樣辦，我總是淪在地獄的。我儘管毀身自贖，儘管教我底神父們天天給

我免罪，儘管渾身滿佩着靈符法寶，我還是聽見曼夫黑耳邊的聲音對我喊着：「你是淪在地

獄的。」

曼夫黑 這是您憑空造出來的話。

郭節 你試想像這種情形：自己覺着被懸在地獄上面，只有一線牽着；設若我底生命一完，那便萬

越不復了……呵，曼夫黑，假如你底靈魂落在萬丈深淵裏，沉在底層，遍身粘着鎔解的硫黃汁，埋沒在黑夜裏，永被毒蛇猛獸噬食，並且永遠待在那裏，沒有止境，又沒有希望！你聽見嗎！你這萬惡的東西，教我受苦，也請你自己受一受苦罷！（他抱着曼的脖子）

曼夫黑（冷淡地）我想您是病了吧，侯爵殿下。

郭節（神志轉清）是的，是病了。對不住。

曼夫黑（傷感的，譏諷的）這全是瘋狂，「你會住在又冰冷又黑暗的地上，牠隨你一起潰爛。你底住房，沒有門；裏面是漆黑的。你會住在那裏頭，蟲類會來吃你。你會被關鎖在那裏頭，死神拿着鑰匙，你枉然呼籲你底朋友；你底朋友，沒有一人肯伴隨你；沒有一人打聽那房子是否合你底意。誰也不會開門來找你。因為你底面目又可醜又可怕。」（註一）

郭節 好嚇人！我寧願嘗試那炙人的烈火。（註二）……呵！倘若我能變成魔鬼，也不過是一名劊子

（註一） 按此段似應自盡的或使能行傳

（註二） 耶蘇謂地獄通布烈火或傷罪人

手究竟強過地獄的囚犯啦！

曼夫黑（傷感的）人死之後，一切都空了。還是想着您底生命罷，其餘一概不必理牠。

郭節 但是魔鬼附在我身。我怎樣奮鬥，也是枉然。我底口要說出褻瀆神明的話，我底手要行凶，我底心要自污。我從早至晚和妄念交戰。我時常用手托住下頤，阻止我開口；有時還想埋頭在糞坑裏，阻止我底口說話。殘忍的上帝呵，你所以生我的，是爲要毀我麼？

（靜默）

曼夫黑 當那教士底脚，放在您頭上的時候，您不覺着難受嗎？

郭節 甚麼教士你說甚麼……他沒有那樣吧？

曼夫黑 大小三軍，全看見了他那繡花鞋在您頭髮上摩擦擦。

郭節 他媽的！我要挖出他底肚腸，我要用脚後跟踹碎他！

曼夫黑 那您底免罪宣告呢？

郭節 不錯，先要贖我底罪……過後回到羅馬，在那地方，曼夫黑，我殺卻他，不讓他看見，他便不能將我開除教籍了。

曼夫黑 自然，但是他底嗣皇呢？

郭節 德皇不會擁立他底一位朋友麼？

曼夫黑 好極了。

(有鐘鳴聲。郭節用手劃十字式)

曼夫黑 您上那裏去？

郭節 去禱告。

曼夫黑 (向左邊瞧着) 聽說侯爵夫人底玉膚，像枝頭的新雪一般白，是真的嗎？

郭節 若差麗嗎？誰這麼說？

曼夫黑 她底丈夫。

郭節 那笨奴！

曼夫黑 你們底事情辦到了甚麼程度？

郭節 拿她給我罷，曼夫黑，祇有她會給我消愁解悶。

曼夫黑 您拿她去啦；誰阻止您？(他指着左邊)

郭節 她在這時候？

曼夫黑 可不是嗎！她是尋您的吧。

郭節 你瘋了呵！

曼夫黑 信我底話能！她愛您啦。

郭節 煩你代爲留神，別讓旁人來。

（曼與郭退避。——若差麗來至船舷，瞭望着。——黎明。）

若差麗 我究竟是上那裏去呢？……海水是這樣的旋轉！我底身體也同樣地暈眩。……我底心是空的。我很盼望我底思想有所寄托。……這一縷金色的線。……這便是我們現在要寄居的聖地。是阿刺伯底領土，或是法蘭西底領土，管牠呢？我們不是反正要到那裏嗎？全都一樣。……我冷了。我爲甚麼出來？我剛才悶極了，我底呼吸十分困難。……嘎！我等着甚麼？……我不大知道。……我真可憐，我自己哄自己！……——是他來了！……我該說甚麼呢？

（她雖未轉身，卻認出郭節在旁。——郭走近。）

郭節 您第一個先醒了，夫人您瞧着萬仞的海水，尋找甚麼？

若差麗 候得殿下，我瞧着這漸近的新大陸。牠會送給我們甚麼呢？

郭節 爲您，夫人，不會有多少喜事，我想。

若差麗 您未免淺視我了，我並非來尋娛樂的。您看不起女人麼？

郭節 請您見諒。

若差麗 請您說實話。

郭節 是的，夫人。

若差麗 您還不及我那樣鄙視她們。

郭節 您這次跟着我們跋涉辛苦，爲的是甚麼呢？

若差麗 爲的是希望以自己方面有一些變動，並且希望別人方面也有變動。

郭節 若是這樣，那您定會滿意；困苦的經歷，使是一片明鏡，牠會使人改頭換面，但是並不變美。

若差麗 只要會有變動，那已經總算強多了。

郭節 但是您卻不然，夫人。

若差麗 爲甚麼不我很盼望這樣。我不滿意我自己，郭節。我對於自己煩悶的生活，很覺慚愧，無論幸運或惡運，只要牠能喚醒我底沉睡之心，我同樣地寶貴牠。

郭節 您缺少資料麼？您在法國，不是有夠多的消遣方法麼？

若差麗 自然我應當多多地從事照料家務，周濟貧困。然而我不是這種人。有甚麼辦法呢？我不關注別人。小百姓底困苦，讓我厭煩。我對於他們，並無惡意；我也願意爲窮人做好事，我盡我底能力去做；然而我覺着人生底目的不在此……呵！只要別提及他們，教我將我底侯國分給他們一半，也是願意的。

郭節 這才好了，憑上帝說您是有勇氣說實話的第一位女人。

若差麗 我不是好人，我知道；然而我是這麼一個人。

郭節 管他甚麼窮人呢！這成了現代的一種神經病。強者只顧強者，弱者死盡了，也是活該！

若差麗 我並不贊詡那班貴族底把戲。我覺得那班官高爵顯的木偶，又兒戲，又粗暴。我很難把他們當作一回事。只是擺樣子，演喜劇！甚至於他們自相殘殺的時候，尙以爲身在劇場。

郭節 夫人，他們固然勇敢。不過，您所說的，也是實情。您貴國底貴族，神志昏狂，全需要一班捧場的

看官；或是一位有心的文人，來描寫他們誇大的威風。這是愚笨。人若爲別人而生活，便不會有多大出息。應當爲各人自己啦，真是的！那才犯得着啦。一夥毫無能力的羣衆，胡亂地噉噉噴噴，又想評判你，又不了解你，這種虛名，有如空際微塵，最好是不放在心上。最好是單人獨騎，長驅大道。每逢我在戰場，當着我的，紛紛倒地，我幾乎看不見他們；我只聽見長矛短刀，砰的一聲，到了我身邊，便折碎了；一股強烈的熱氣，瀰漫在我底胸膛；而我底臂力，足以橫掃千人，我對之甚爲得意。

若差麗 您喜歡生命吧，郭節。

郭節 自然，生命是好的……呵！生命是多麼好呵，若不是有……（他忽變更音調和神態）

若差麗 若不是有甚麼？

郭節 若不是有『他』？

若差麗 您有一個仇人嗎？

郭節 不用說了吧。

若差麗 誰沒有仇人呢？

郭節 您也有嗎，候爵夫人？

若差麗 我底仇人，是仇人之中最凶殘的；這種又奴隸又專制的社會，專門摧壓稍有骨氣的人，永遠地束縛着你，真令人難受極了。

郭節 有法子擺脫牠啦。

若差麗 須要很大的魄力。

郭節 您肯和我合幫嗎？

若差麗 您忘却我的身體不是自由的。

郭節 您多早晚願意，多早晚使得自由。

若差麗 怎樣？

郭節 我愛您。

若差麗 你敢說甚麼？

郭節 我敢。我愛你。我會得着你。

若差麗 (強硬地) 要我肯才行。

郭節 (哀懇着) 求你愛我啦!

(葉鑑躡足而至，走近睡着的白紉身旁。)

郭節 (怒極) 誰來了?

(他拔劍。若避開，郭收劍隨之。葉鑑注視白紉，四顧無人，跪於白側，忍住呼吸。)

葉鑑 她在這皮囊裏，縮作一團。剛剛露出她的小白面孔……(他伏身下去，吻白額。白驚動，張目。)

呵!

白紉 呵!(她路微挺起身來)

(葉鑑急起立。二人全紅着臉，待了一會，不作聲。)

葉鑑 我正瞧着你睡。

白紉 是的，我睡的很香。

葉鑑 我攪醒了你波?

白紉 我不知道，大人。

葉鑑 你還在睡吧……對不住。我驚醒了你麼？

白紉 沒有，大人，我似覺知道您在這裏。我開開眼睛，我看見您了……您瞧着我好久了麼？

葉鑑 一會兒的工夫。你好像一隻小貓，藏在熱烘烘的被褥底下。

白紉 這件外衣……是您蓋在我身上的麼？

葉鑑 不是。

白紉 這種鳳尾蘭的繡花……呵！我記起來了……昨夜……我以為是做着夢……我看見我王

陛下；像您剛才一樣，您伏在我身上……是您，

葉鑑 您多麼好的心腸呵！

白紉 我記得。您還微笑着……我底上帝呵！我真愛您呀！

葉鑑 我們兩人一起好好地愛您罷。

白紉 呵！能爲您而死，是多麼甜美呵！

葉鑑 死？白紉，你爲甚麼說這話？

（白紉起身，很瘦小，很孱弱。）

白紐 因為實在是這樣，大人。

葉鑑 你多麼嬌小玲瓏呵！（他將外衣披在[白身]）你在這件大外衣裏，簡直看不見人了。

白紐 不用，勞您駕；我不好意思，我怕弄髒了牠。

葉鑑 請來瞧瞧大海罷。

白紐 天已大明了！我未免太懶了。

（他們走到船舷）

白紐 哎呀！

葉鑑 你怎麼了？

白紐 這陸地！

葉鑑 怎樣？

白紐 這便是我們所尋找的陸地麼？

葉鑑 是的，這是聖地。

白紐 親愛的我主耶穌呵！（她哭着）

康且（起身，瞧着白緞）小寶寶，你哭嗎？

白緞 您瞧瞧。

康且（瞧着海）巴勒司丁，朋友們……快起來呵！……到了巴勒司丁了！

（四面有人跑來）

人民 現在，我可以死了。

——再活一點鐘，上帝呵，容我再活一鐘點，我底生命便可交給您了。

——讓我看，勞你底駕，

——怎麼，便是那裏嗎？

——聖駕來了，讓路呀！

（路易全副武裝，王后抱着小世子；其後爲馬坎，再次爲其餘諸人。）

路易（微笑着）你們瞧罷，好子民，不必勞動。（他不言不語地瞧着全體忽然靜默）這便是惠降世的地點。在這海濤上面，有上帝底精靈翱翔着。天相的民族，在這裏流落過，鏖戰過，聖的十字架，

在這不毛之地開過花。他在這裏受過苦，孤單一人，懷着疑，受着累。他在這裏作過多少夢，黯然神傷地，一面聽着那白波打岸的聲音。

人民 牠那樣快地靠攏來了！

——牠能吸引樓船，像磁石一般。

（路易已有一時不注視陸地而雙目却釘住白緞，默然長跪，兩手相抱。）

馬玖 王是怎麼啦？

王后 路易……

（路易從容地示意她不必近前，仍如前狀呆着。）

馬玖 憑着甚麼？

葉鑑 （不覺微呼）你們瞧！

（他指着白緞，白面對聖地，有似入定狀況，眼睛擴大，半張着口。）

葉鑑 （衝將前去）白緞！

康旦 你是怎麼一回事，小寶寶？

人民 她底眼睛瞧着甚麼

白緞 (極力鎮靜) 有一個人……我看見。

人民 在那裏?

白緞 在那懸岸上……那不是麼，下臨着海……他坐着。

人民 誰?

白緞 我也不知道……我看見他的面目……他用手支着頭……他穿的白衣裳……我害怕了……

康旦 別打顫。

人民 你看見嗎，你

——我沒看見甚麼。

——說罷，小姑娘。

白緞 他昂起頭來了……他瞧着我們!

人民 她要倒下去了。

馬玖 將她帶走一旁。

康旦 別再瞧了。

白紉 我不能發，我底眼睛不能離開他……他底視線深入在我底心坎……那樣甜美，簡直受不住……哎！

(她太息着)

人民 (大家躁急，喧嚷着) 白紉，告訴我們你看見的是誰！

白紉 他起來了；他微笑了……這是……這是「德」呀！

(人民大呼) 白紉倒在康旦懷中)

人民 (歡樂極了) 他是德！

——你瞧。

——在那裏？在那裏？請指給我看看！

——那不是嗎？你瞧不見嗎？

——德對我作手勢，德招呼我們。

——他越來越高大極了。

（路易仍然跪着，目注白緞，既而閉目，微笑，很安靜的，禱告着）

馬玖 陛下，請看聖的顯靈！

路易 （很溫和的）我看見了，朋友。

人民 他底腳離地了。

——他在空中飄蕩。

——這便是那一位，那天晚上，打從我們那裏經過，招呼我們，哭着，長號着的那一位！

——我們重找着您了，我們底天主！

——您還是哭，然而同時微笑。

王后 路易，你爲甚麼不肯看一看？

路易 惟其不待見而後信，才覺着格外甜美，請讓我領略這種滋味罷。

人民 呵！（他倒下去跪着）

——您底形骸和光天合而爲一了。

——不，態在山後！我們跑上態面前去罷。

——靜默！

（他們一致跪下。——靜默片時。——既而遠處有軍號聲。——路易很鎮靜地起立，馬玖和餘人隨之起立）

馬玖 撒拉辛人的軍號！

狄波 他們一大隊人馬，屯集在岸邊。我們瞧見他們底盔甲，在太陽底下發光，

路易（以手示意）答覆他們。

（船中的軍號，吹着激昂和莊嚴的音調。）

馬玖 你們快準備。

（人民狂熱地武裝起來，但不喧嘩。）

狄波 他們確是很威風的樣子。他們底馬，在沙地奔躍，我瞧見馬鬃在風裏招展，和他們底綠綉披

風，上綴燦爛的寶石。

（撒拉辛底軍號聲漸近）

郭節 好財喜咧。

馬玖的部將和郭節的部將們（彼此互視，笑容可掬，拔出寶劍。）好容易有今日！
人民（戟指向岸上）這便是拘留上帝的那班異教徒！

（岸上喧嘩聲。——亂箭從船頂經過，或釘入船板。）

馬玖 弓弩手，輪到我們放箭了！

（法軍弓弩隊放箭。——有一人民中箭倒地。）

人民 去掉一個了，已經。

——你受了傷嗎，夥計？

中箭人 你們將我埋在那邊。我會復活的。

路易 朋友們！（他們靜聽着）耶穌指給了我們天堂之路。我們前去找憐罷。反正我們會得着勝利。
先倒地的人，便是先獲天眷的。后妃，命婦，貴族，平民，你們底王，對你們告別了。你們不必惦記着死，只惦記着天上未來的生命。萬一你們稍有痛苦，請想及為耶穌受苦，乃是樂事。今晚死在塵世的人，便會和餘人約會在天上，在上帝底身邊……鼓勇前進哪，為十字架効命哪！

(他走上前舷，舉起寶劍)

人民 爲十字架効命哪！

馬玖 陛下，請稍候，還未泊船咧。

(路易躍入海中。——衆騎士及人民隨之。——婦女們瞧着，躬身向前，鼓勵下船的人們。——
喧呼。——軍號重奏激昂之調。)

第三幕

十字軍的營地——王后，若差麗，白紐及騎士數人——白禱告，后遠瞭，若沉思。

衆騎士 真是灰塵蔽天，看也看不清楚。

——戰鬥似乎很激烈。

——現時稍爲緩和了。

(王后來到若差麗身旁，拿出紡錘，紡着線。)

若差麗 娘娘，您真安閑！

王后 你不安閑嗎？

若差麗 我一輩子不能學您，處在這時候，還有勇氣紡線。

王后 我爲甚麼不給我的乖兒子紡線呢？

若差麗 然則您便不想及，您所愛的人們無時無刻不可以送掉性命麼？

王后 不，若差麗，我很放心。

若差麗 假若我們遇見那殺人不眨眼的撒拉辛人，衝進我們底營帳裏呢？

王后 上帝是無所不能的。

若差麗 然而您啊，您將怎麼辦呢？

王后 我們早就預防到這一着了，是不是，熱內將軍？

老騎士 一定，娘娘。

若差麗 究竟怎麼辦呢？

老騎士 承娘娘信任我，曾吩咐過陛下不在場的時候，若是異教徒來捉拿我們，我便須割下您底

首級，保全您底名節。

王后 你許過我這樣辦了，將軍。

老騎士 請娘娘不必多心。使是您不吩咐我，我自己也會想起過。

若差麗 而您還有心思紡線？

王后 最好是不想起這些事來。

若差麗 您能這般鎮靜，真是有福，我很羨慕。

王后 你羨慕我；然而你自己心裏，一定以不學我爲幸。是不是，請老實說罷。

若差麗 也許，請您原諒。

王后 (微笑)呵！我不會爲這生氣……你覺着我很冷淡，是不是？

若差麗 有時是這樣，比方……

王后 比方甚麼？

若差麗 我不該對您說……這是一些不正當的念頭。

王后 那更應當說出來；因爲說了出來，你心裏便再不存着牠了。

若差麗 (遲疑之後) 您是怎樣不嫉妒呢！我若處着您底地位，我定會嫉妒的。

王后 嫉妒我底路易？

若差麗 嫉妒您底虔敬奉教，嫉妒您底博愛，嫉妒您因人而施的關切之情。

王后 我愛他，是愛他底好處。凡是可以使他改善，使他幸福的，我那能不高興呢？我不是爲自私而

愛。

若差麗 至若我，我却爲自私而愛。因爲愛足以娛我，所以我愛；因爲愛是甜蜜的，強有力的，所以我愛。有一班冷血的人，歡喜愛情裏頭的德行，這是於我不合式的。德行和愛情，絲毫不生關係。我，凡能爲我而準備犧牲一切的人；如他底生命，他底前程，他所寶貴的義務，這類的人，我才愛他！不能捨身爲我的人，我絕不把他放在心上。

王后 你這話是成心氣我的，孩子；但是我不信你的。

若差麗 自然哪！您不會懂的；您那裏知道怎樣才是愛。

王后 呵！小妹，但願上帝賜你一種幸福，像我那路易底愛情一般能！你若知道這種愛情給了
我多少甜蜜，多少痛苦，——比快樂更可寶貴的痛苦，——那你便會羨妒我了。你在戀愛裏頭，不會像我們一樣受過苦，所以你不会感覺這種無上安恬的價值；牠讓你煩躁，然而讓我特別舒暢。我們用了數多的眼淚來付過牠的代價。

若差麗 是怎樣呢？請您說給我聽。

王后 可鄙的東西，你剛給我說的那一篇話，恐怕是言不由衷吧？

若差麗 （突然跪倒后前，吻她底手）請恕我，娘娘，我是神志顛倒了；請您休介意。

王后 可憐兒，你缺少幸福吧。（她撫摩着差麗底頭髮。）

若差麗 請告訴您底歷史。

王后 當我來到法王宮裏的時候，路易很年輕。他底母親，白太后，一向總攬國政，那時雖已歸政給她兒子，然而實權仍在她手。憑着上帝，我不敢說她半句閒話，可以引起你底誤會！我很歡喜，她是她底慈愛的至性，薰陶了我底路易那顆純潔之心。然而這顆心，像是她一人所有的，她不甘心讓別的女人染指的。確，若差麗，她自己也會極力遏止這種私慾；她極力對我表示過好意；但是，有時候我們正談着話，她底臉色驟變，目光嚴厲；我覺察着她起了仇視之心；我止住了話頭；她見着我不安的神情，逼着我繼續說下去；我試想遵命，然而話在唇邊，不得出口；於是我便淚如湧泉，她也拂袖而去，生自己的氣，又生我的氣。——我揣想她之所以恨我，一半是爲我愛她底兒子，一半是爲她底兒子愛我。她是有傲性的人，她所鍾愛的，不許外人有分。——她費盡心機，讓我們兩人底關係漸變疏遠；她隔離我們，整天的拿國事來羈縻路易，不讓他接近我。我們要想多見幾次面，非暗中瞞着人不可。——在明斗寢行宮，王底臥房，適當我底臥房樓上。從彼至此，必須經過太后底房間；我們不敢衝犯她底嚴辭厲色。路易命人在地板上挖一小洞，可緣

梯而下。他用這方法來就我，或是我上樓去會他；我向他訴我底苦楚，他便安慰我；一聽見些許的響聲，我們便心驚胆戰；於是我們互相抱吻，像每吻一次便是最末次一般。有時太后來到，我們底侍僕發出信號，我們便很匆忙地分手……呵！那時我真苦極了……憑你說，若差麗，有一次，我病了，總不許我底路易伴着我。我還記得那間大房，我零打一身，待在那裏，末頂裝飾着一隻中箭的鳥，牠掉下了，羽毛亂飛着。未關嚴的門，被風刮的砰然作響。我恐怕末日到了，那晚上，我直哭。有一侍女可憐我，去找路易。他急忙地跑來；但是太后執意要他走開。總說我底病危險，會傳染給他。我瞧着他走的時候，我的心，碎了；我似覺是最末一次和他見面，我簡直像死了一般。以後我底愛人又回來了。太后終不敢撲滅這樣熱烈的愛火。總認命了。嗣後我們底兒女一去世，總底驕氣才得消滅；總將未展的愛子之情，移於孫輩了；從此以後，總總是說法讓我忘掉這段傷心的歷史。這原不是總底錯處；我並不抱怨總。（片時的靜默——王后冥想著，含着安靜的微笑。若差麗瞧着她。）現在一切都歸於平靜了；然而我們還珍藏着這一頁傷心史。我們時常想起牠來，似覺這是兩個別的青年所經歷的事；但是我們相對互視的時候，又在彼此底眼神裏，重找着從前的淚珠，和經過的痛苦。

若差麗。呵！若是我覺着我青春時代的戀愛是那樣的遼遠，我定會痛心死了。

干后 爲甚麼呢？我們愉快多了。青春如逝水，牠底狂熱也隨之消滅。我們底心沒有波瀾了。我底元我底路是永久生命裏的永久伴侶，他是一個弟兄，引着我，我幫着他，穿過可驚可駭的無限空間，一齊奔赴前程。

老騎士（遠眺之後，走近后身）他們回來了，娘娘。

（若差麗起立。王后前行數步，迎上大軍。）

若差麗（自語）我底伴侶在那裏呵？在我底生命之中，誰是領導者呢？伏波嗎？這顆游移不決的靈魂，自己尙不知道要怎樣才好？難道我便滿意馬格里得所喜的那種道學先生的淡泊生涯麼？

王后 白緞……

白緞 娘娘。

王后（微笑着）你爲甚麼赤着腳？（白緞紅漲兩頰，后抱吻之）去罷，你不必說，我知道，乖孩子，我幾乎也想嘗試這種滋味。

（若差麗驚訝地瞧着。）

若差麗 甚麼？

王后 你不懂嗎，你……感觸這種溫熱的沙土，牠曾吻過我主耶穌底腳心！

（王及衆騎士戰罷歸來。）

法軍騎士 今天辛苦極了！

——太陽真可怕人。

——我累的不能了。

——那些異教徒真會打仗。

——太會打仗了。

王后 路易！她迎着他，他微笑，你很累麼？

路易 不。

王后 （小聲地）我們沒有戰勝，是不是。

路易 （小聲地）沒有，馬格里得，你看着我底眼神便知道吧？我不願意像這樣露出神色來咧。

王后 你底眼睛，向來只是映射出你底安靜來。然而我是從這班可憐人和他們張皇的神色裏看出來的。

路易 他們起先滿指望戰勝，而現在又不敢自承爲失望。

王后 事情不妙了麼？

路易 我悄悄地告訴你……恐怕我們底營盤不久便被包圍了。

王后 (安閑地)今晚不必告訴他們。

路易 不告訴，一天有一天底苦處便發了。(他微笑，操后手)

王后 你爲甚麼這樣瞞着我？

路易 我底勇敢的王后呀。

王后 我憑甚麼稱得起勇敢？

狄波 (對若差麗)若差麗，我再見着你了……只差一丁點兒便見不着了……你想念過我嗎？

若差麗 自然哪。少許。

狄波 那麼少！

若差麗 偶然一次，總算是發的。

狄波 你別老開玩笑。

若差麗 你呢？然則你在戰場上想念及我嗎？

狄波 我麼，朋友？我招架敵人的時候，我想及他們底刀槍只消一下，便讓我和你永訣了，於是我自

己便這麼說……

若差麗 你自己便說……？

狄波 說：也許這樣更好。

若差麗 爲甚麼那麼悲觀呢？

狄波 你不愛我了。

若差麗 沒有這事，我包管你沒有這事。

（郭節和他底部曲到了，在軍士歡呼聲裏）

衆騎士 郭節侯爵萬歲呀！

馬玖 這是郭節到了。呵！好厲害的樵夫！他用斧頭將那班異教徒一個一個地亂劈。

路易 我不喜歡這人。他太以殺人爲樂了。我在陣上看見過他廝殺；我寧願他是敵人一方面的人，而不是隸屬我部下來保衛十字架的。

馬玖 我寧願他在我們這方面。陛下，撒拉辛人現在認識他了；他們遇着他那一羣狼，便四散逃命。路易 法王是對狼作戰的，不願拿狼來當他的獵犬。

馬玖 陛下，我代表全軍，求您今晚不必對他說甚麼；因爲明天這一戰，正需用他；我們底士氣沮喪了；一見着他，他們底膽便壯了。

路易 那我今晚不說甚麼，然而我實在有些忍不住。

馬玖 （對一騎士）幸而陛下不會像我一樣，看見過他用劍劈他底馬腿，因爲那馬不肯跳過敵人底壕溝；倘若看見這個，更該怎樣說呢？

騎士 我啊，我所看見過的啊……歸總說起來，這是戰爭；目的只在乎戰勝。

郭節 （緩步地來到，淡淡地微笑，像有心事似的）今天真不錯，衆位將軍。

馬玖 今天算是沒白費工夫，侯爵大人。

郭節 我們明天再來一下。

馬玖 據說我們被包圍了。

郭節 更好，我們可以省走多少路……（他坐下，目注若差麗，像是視而不見似的。）

若差麗 他底日光，使我戰慄，像是一個深淵，讓人頭昏眼花。

郭節（高聲自語）我頂舒服的是在那邊……一到這裏，念頭又起來了……（憤然起立）我不要這念頭又起來。

曼夫黑 郭殿下是怎麼啦？

郭節 哈！（他突然打一寒噤）

曼夫黑 您不舒服嗎？

郭節 太陽烤着那沙地……有些頭昏。

若差麗 呵！我很想知道他心中的祕密咧！

曼夫黑（對郭節）您看她是怎樣地瞧着您呵。

郭節 今晚，我非要她不可；我怕寂寞，牠繞着我轉圈子。

(路易從王后手中抱過了小世子，瞧着他，吻他；從容地叫着狄波。)

路易 狄波！

狄波 陛下有甚麼吩咐？

路易 我有需要你的地方。敵人可以斷截我們底後路。請你帶着可憐的隊伍，保護由此地通海口
的道路。我所最信任的人便是你。我這種顧慮，切莫讓軍中知道！明天還需他們振起精神去作
戰。

狄波 陛下，一切全遵您底旨意辦理便是。

路易 且等到夜裏。天黑的時候，你不聲不響地便動身。

郭節 (瞧着若差麗) 她儘管掙扎，還是在我掌握之中的。

若差麗 (躲避郭節的目光，走近狄波) 狄波，您說甚麼？

狄波 我須和你分手了。

若差麗 不，請你別走開！

狄波 這是王命。

若差麗 今晚不，狄波，今晚千萬別離開我。

狄波 我非服從不可。

若差麗 你找一個口實，推辭牠。

狄波 那便是懦弱。

若差麗 我底身價值不得一點弱麼？

狄波 (堅決地)是。

若差麗 那你便去你的罷。(她背轉身向他)

郭節 (近前)你要出發麼，狄侯爵？

狄波 停一會兒，陛下派我去探聽軍情。

郭節 (小聲對曼夫黑)你聽見嗎，曼夫黑，你須要竊聽着他，遠遠地。

曼夫黑 (小聲的，瞪視郭節)大人，我部下有一人報告我，說撒拉辛人在我們大營門前設有埋伏，

我應當將這事通知法王嗎？

郭節 (瞧着曼夫黑)好吧，我自己去通知他罷。(靜默。他瞧見狄波將要走開，遲遲着)狄侯爵！

狄波 (轉過身來) 郭大人!

郭節 (重新地強自抑制，冷淡地) 祝您幸運! (他走近若差麗，低聲對她說，很急促地) 若差麗，我需
要你；請你也放膽地需要罷。因為你愛我，我知道你愛我。

若差麗 (同樣低聲地，急促地) 過一點鐘之後，你來罷。(天黑了。衆騎士散歸各人底營帳。)

路易 和美的暮色上來了。朋友們，好好地休息。明天的任務很重大。你們務要禱告，求上帝在那裏

頭給你們快樂，凡是忠於上帝的人，都應該這樣的。(他預備退下。郭節正待退出，王喊着他) 郭
節爵士，大小三軍，全欽佩你底英勇；然而請你留意，別太超出了範圍。紀律是必要的。今天若是
大家更爲齊心，我們早就戰勝了；明天我們更要好好地支配我們底兵力，務期互相照應才是。

郭節 陛下，我打我底仗；讓別人也照樣做便是!

路易 話不是那樣說，各人應當照應別人作戰。這裏並非舉行比武大會；所關重要的，不在乎各顯
身手而在乎達到目的。

郭節 請您叮囑您底部下罷。我麼，我自我底主權。

路易 將軍，在十字軍期間，你應當服從我，你許過我。

郭節 從來沒有這事！

路易 你須服從我。明天黎明前一點鐘，我指望你到這裏來。願上帝保佑你！（他走出）

郭節 見鬼呵！我偏不來，服從……他想當我底上司！（他拍着胸）我不知道有別的上司……服從！

這可惡的名詞！我定會報復他！我管他們底軍隊則甚！我寧可領着我底部下，躍馬挺槍，縱橫沙漠之中，不願意再多受一天這種傲慢的命令……雨果……喂！明天教我底人馬在他們前

一點鐘準備停妥，前一點鐘，你聽見嗎！我們要單獨上陣。（他走出）

曼夫黑（獨自同着葉自蘭，低聲地）葉自蘭，這是通行證；你趕快去通知撒拉辛人，告訴他們，說一點鐘之後，狄波侯爵在大營周圍偵察敵情。等着機會一到，我們便去和他們會合。（葉自蘭匆忙地走出）全好了。今晚消滅了狄波。明天歐洲底聯軍會分為兩部；法王和郭節會起內訌；差麗夫人會帶領一部分的人馬歸附她底情夫……兩天以後，上帝若不來救他們，那位聖主便會變作俘虜了……皇上也會滿意了……（他退出）

近東短時的朝曦——小葉鏗和白紐悄悄地沿着帳棚走來。

葉鑑 白緝哪。我愛你呀。

白緝 我知道，我底親愛的大人。

葉鑑 你知道你怎樣知道？

白緝 自從您頭一次的眼神裏，便瞧出來了。

葉鑑 你呢，你有一丁點兒愛我麼？

白緝 呵！我整個的靈魂，都是愛您的。

葉鑑 哎！可歎哪！

白緝 誰讓您不痛快，甜蜜的朋友？

葉鑑 我本當快樂，却偏偏痛苦。

白緝 那是您的不對，爲甚麼呢？

葉鑑 我不能告訴你。

白緝 我，我想我知道。

葉鑑 請說罷。

白 紐 您想起我們兩人之間的障礙。

葉 鑑 那不是傷心的事嗎？

白 紐 這於我們有甚麼關係？

葉 鑑 呵！希望和你永遠待在一起呵！

白 紐 上帝將您安置在一個階級裏，將我安置在另一個階級裏，大人，我們應當各守各的本分。

葉 鑑 我希望處着你底地位，或是你處着我底地位呵！爲甚麼我兩人底地位不同呢？

白 紐 這也不足妨礙愛情啦。

葉 鑑 你是永遠不會完全爲我所有的。

白 紐 您得着我底心，不就殼了嗎？

葉 鑑 難道我便永遠不能和你一親肌膚嗎？

白 紐 大人，那我是不能的，您也知道，您也不肯那樣。

葉 鑑 是的，白紐，我決不肯絲毫損傷你底名節；然而那是多麼快樂，況且又有甚麼壞處呢？爲甚麼

上帝不願意呢？

白 紐 您底判斷，力勝過我們；像這樣也許較好些。

葉 鑑 兩人那樣相愛，兩心又那樣純潔，却不許彼此接近，那也算是較好些麼？

白 紐 兩人摺誠相愛，像我愛您一樣，甚麼全不想，只想及您底靈魂，您底眼神，您殷勤的美意，那並不算不接近……我愛您，大人；我並不再希望別的甚麼。

葉 鑑 你底靈魂是那樣清白，那樣和美，假使我不愛你，你也還是一樣愉快；只要你能愛便罷了。

白 紐 愛您自然是我底第一幸福。自從愛您以來，我底心充滿了快樂。但是覺着被愛，也是舒服的。有一個可以寄同心的朋友多好麼呵……大人，請您寬懷罷，我求您。

葉 鑑 我倒是寬懷，白紐。請你恕我：人總是有些自私自利——並不是你，是那些別人——完全安着好心腸，真不容易。我務必勉力爲之，我務必少自愛，多愛你。親愛的白紐，小寶貝，請瞧瞧我；你願意做我底未婚妻麼？

白 紐 這是不可能的，大人。

葉 鑑 並非在人間，親愛的，是在天上呵。

白 紐 大人，那我便永遠是您底侍婢，您底愛妻。

葉鑑 你想那仁慈的上帝願意撮合我們麼？

白緞 我可以斷定。（葉鑑長嘆）您還嘆息嗎？

葉鑑 我盼望立刻便死。

（他們相對微笑。——聞有來人的步聲。他們攜手避去。）

狄波和馬玖上場

馬玖 誰在我們前面逃走了？

狄波 我想是令郎。

馬玖 不止他一人。

狄波 一定是小白緞。他們兩人彼此很有意思。

馬玖 一個鐵匠底女兒！那是開玩笑，狄波。

狄波 這兩個天真爛漫，你別生他們的氣。讓他們玩耍他們的；你只裝閉上眼睛……童稚時代的

好夢，終身的留餘香。

馬玖 天已黑了。我們可以坐坐，一面等着你底人馬來到。

狄波 (對一馬卒) 隊伍一準備停妥了，便通知我。

馬玖 我底職務，若不在乎保護聖駕，狄波，我便要隨你前去。

狄波 陛下今晚疲弱極了。

馬玖 願上帝保佑我們！

(靜默。——遙聞撒拉辛營中的軍號聲。)

馬玖 你聽。(狄波長嘆) 呵！我們真是遠在天涯呵！

狄波 你說這話，使我心碎了。

(靜默)

馬玖 (悠然遐想的) 這時候沾西(註)正在夜裏，塔頂浮動着夕陽的餘光。白霧漸從平蕪上冒起來……(靜默)你咧，你腦筋裏所看見的是甚麼？

(註) 馬玖之采地

狄波 (也夢想着)許多事情……我那淡淡的灰色天空浮雲的濃影，在田地裏飛過；一片淺黃色的麥野；茅村像鳥巢一般，散藏在麥地裏；美目的白牛，曼聲長鳴，躺在豐草地上，圍在著花的長籬裏；清水池畔，有蕭蕭的白楊；圓頂的核桃樹，垂著清香的綠葉……呵！摩耳坊羣山呵，青翠的短峯，澄澈的清流，銀色的柳枝，微微地搖曳着；深林老樹，高枝蔽天，有若穹窿；維崔雷的大寺院，蘇立層岩上，兩塔雄峙，高出雲際，時有莊嚴的鐘聲，啾啾作響；遠處的山歌，從甜美的尼佛乃傳來耳畔……

(靜默)

馬玖 (重振精神)得了罷，這一切的景物，我們終有再見之日。我們別再夢想了，狄波：做夢並非一件好事。我們底日光，應當專注前方；先要完成我們底工作，以後自會再見着我們失了蹤影的法蘭西。

狄波 你也許可以，我却不能了。

馬玖 爲甚麼？

狄波 我不大願意。

馬致 怎麼，你不願意再見着你所繫念的東西嗎？

狄波 你瞧，老朋友，我所繫念的故鄉，——哎！牠不在了！——牠是消散了的幸福，遠逝了的年華。

祖國是遙迢的，而我的祖國更遙迢。每一小時，像是一股海濤，牠捲起我來，向黑夜推進。

馬致 有些很傷心的事件，使你灰心吧。

狄波 哎！她不愛我啦。

馬致 倒底是誰呀？

狄波 我所愛的那人。

馬致 男子大丈夫，不當爲了些許小事，而頹神喪志。

狄波 還有比這更傷心的嗎？

馬致 在這個地方，當這個時候，法王和天主教命運，正在生死關頭，你還敢於說這種話嗎？

狄波 她不愛我了……王位是不致動搖的，天主是終久會勝利的，惟有我底心，只有一日的生命；

她若不愛我，我整個的生命便完了。

馬致 你今晚多麼怯弱啊！

狄波 是的。不過你是深知我的，你知道我在戰陣上從來不害怕……在戰陣上，各人可以自衛，惟有對於失戀的痛苦，這顆心卻毫無抵抗的能力。

馬玖 想方法忘卻牠便是。

狄波 你簡直不知道戀愛。

馬玖 這是真的。我不曾知道過戀愛。（他的聲調忽變。狄波驚訝地瞧着他。）

狄波 你怎麼啦，馬玖爵士？

馬玖 （靜默有頃）自己痛苦，不算甚麼，狄波；然而讓別人痛苦，讓自己底愛人痛苦……

狄波 你說讓別人痛苦了嗎？

馬玖 我本有妻室，她愛我；而我也愛她，照我底方式愛她……我底性情又暴烈，又自私，她完全順着我；而我反乘勢地辜負了她，狄波。她那傷殘的柔情和求愛的需要，慢慢地燒乾了她，像香蠟一般；我偏喜歡在那裏頭尋開心。我從來不曾爲她犧牲過甚麼；我生來好高騖遠，忙着爲名爲利，時常整星期整月地離開她，等着我回來，見着她那愁眉不展的神情，我又成心裝出冷淡的態度來；我最喜咀嚼愛情中的苦味，覺着這趣味不知怎樣的甘美……我還有比這卑劣的

地方，我當她的面，戀愛別的女人，並非真地醉心她們，只因使她看了傷心……呵！我是怎樣生就這種性格呵？我愛她，狄波，我越作踐她，越愛她；我從來不曾愛過別的女人，像愛她一般。現在她死了，使我終身負疚了。

狄波（靜默片時之後）令郎是她所出麼？

馬玖 是的，他簡直是她底靈魂，他那又憂鬱又溫存的眼神，同她一樣……呵，我至少要使她底替身得享幸福，好讓她也可以含笑九泉。

（二人相對默然，各自懷着心事，不動聲色。——漸入深夜，馬玖引吭而歌。）

馬玖（唱着民間流行的歌曲）

行行到古寺，酒淚一闌棺。

覩彼意中人，容顏易舊觀。

昔日櫻桃口，吹氣清芬溢。

今朝口猶是，蛇蟲恣出入。

此景劇可憐，撫棺長太息。

含悲語長老，維持煩大力。

靈燈務常明，永夜照孤魄。

（歌竟——二人呆坐無語）

（路易從黑影裏輕步而來。走近滿腹憂鬱的狄馬身後，手撫二人之肩。二人驚覺，肅然起立。）

路易 你們二人，深夜獨坐此地，支頤不語，悠然遐想，作甚麼呢？你們愁悶麼，朋友？

狄波 請陛下原諒我們。這是一時的懦弱。我們二人，同時思念我們迢迢的故鄉，我還想及我少年時代的生涯，更為迢迢，並且消滅了。陳愁舊恨，全隨夜影重上心頭了。

路易 你們為甚麼不來我這裏，讓我給你們分憂呢？

狄波 我們自慚懦弱，和您相形見絀，陛下。您底心地是平靜的。

路易 何必恭維我咧，狄波？也許我所愛的人們，胸中含有隱痛，為我所看不透澈的。請二位爵主恕我；千萬別避開我。

狄波，馬玖 我們仁慈的路易陛下呵！

路易 這樣說來，你有傷心的事麼，狄波？

狄波 不敢煩聖感，陛下，我沒有傷心的事了。

（狄之馬卒復回，狄示意告以即同前往。）

路易 （低聲地）你儘管信任我，你是爲她傷心麼？

狄波 呵！陛下，我若不回來，請您代爲照顧她呵。

路易 你可以惟我是問，狄波，我一定領她回來給你。

狄波 她離着我們多遠呵！

路易 比你所料想的近多了。她讓別人受苦，她自己也會受苦的。等着她一朝明白之後，她底靈魂

或者還比別人上昇到更高的地點呢。

狄波 呵，多早晚有這一天呵？

路易 上帝是知道的。大概必定要她先受苦，要你也受苦，朋友。

狄波 只要這一天能夠提前實現，我便拿性命來交換，也是甘心的呵！（他跪下，吻王手良久。隨即

起立）

路易 (微笑着) 告別了。

(狄波走出)

路易 你也一樣麼，馬玖，你也痛苦麼來罷，到我底營帳裏去罷。請扶着我。我不知道我是怎麼啦。我今晚覺着很軟弱。

(二人齊出——深夜——寂靜。)

若老寬 (獨自一人緩步而來) 他底眼神是多麼悲傷呵！他愛我。可憐的狄波……被愛，被愛，虛棄心重的人，有這個便夠了。至若我，我所需要的是愛，不是被愛……讓人痛苦，固屬殘忍；然而這並非我的差錯。我不愛他……我真地不愛他麼……呵！我不大知道，我不大知道！(她長嘆) 想起心事來，真膩人！……我願他幸福。我念及他因我而受苦，我心裏難過……呵！我底周圍多麼荒涼呵！愛呵，愛呵……拿一時的生命來交換終身的生命，永久，拿一切來拚着一刹那！

(郭節匆匆地蹣跚而至。)

郭節 若差麗！

若差麗 我在這裏。

郭節 你在那裏？

若差麗 來呀，伸手給我。

郭節 這時候沒有人打攪我們了。我瞧着狄波出發了。

若差麗 你別對我提及他來！只消告訴我，說你愛我，說你只愛我一人，其餘的全不足數；說我們若

不相愛，生命便無味極了！

郭節（忽然十分誠懇地）是的，無味極了。生命是討厭的莫可名言。

若差麗 怎麼，你也痛苦嗎？你會對我說你是很喜歡生命的。

郭節 是的，在白天裏，和敵軍廝殺的時候……但是到了孤寂的時候，到了重復臨着深淵的時候

啊……再別提起這些事罷！我愛你。再別亂想了！

若差麗 我也像你一樣痛苦，我需要你愛我。握住我底手罷，救我出了這寂滅世界罷！

郭節 來罷。

(遠遠聞有馬玖悲壯的歌聲)

若差麗 是誰唱歌？

郭節 是馬玖爵主……來罷。

若差麗 哎……！

郭節 (不耐煩) 你倒是來呀！

若差麗 呵！痛心哪！

(她哭着，倒在郭節懷中。郭抱走她。——馬玖底歌聲沉沒在黑夜裏。)

第四幕

第一場

在法王營帳前。——黎明。路易馬玖和武裝的騎士。

路易 天開朗了。酷熱的一天又要開始了。

馬玖 陛下，您底面色很發白；您莫非不舒服麼？

路易 不是，朋友，我還好，我還好。

馬玖 （撫摩路易底手）您底手有些炙人。您發熱了。

路易 這不要緊……請別那樣高聲。

馬玖 請您休息罷，陛下，請您回帳棚去；若和我們一起去，未免太大意了。

路易 我不能不到場。

馬玖 您不信任我麼？

路易 我信任你，和信任自己一樣；但是全軍底命運繫於今晨，非盡各人底職守不可。

馬玖 （對葉鑑）您儘管勉強支持着，我瞧出您還是在戰袍裏面直抖擻。

路易 郭節在那裏？

馬玖 他平常比今天按着時候些。

路易 且等一會兒（自語）我怎麼這樣疲弱！我底心慌不過。老是爲着這不爭氣的軀壳，遂致徬徨中途。一個呼吸舒暢的人，步履矯捷，要上那裏，便上那裏，毫不疲倦，那是多麼幸福呵！……我說甚麼？路易，你知道你還是應當怎樣最好？你應當歡迎已成的局面，並且想方法來了解牠……我主呵，請恕我呵；我之所以敢於訴屈，正爲不能替您盡力夠多的緣故呵。然而您知道怎樣才適宜於我們的……可憐的肉體，你作踐我，我看着我，絕不動怒。我這微塵之身，日漸凋殘；在夜間，我時常聽見渾身的關節，鬆散有聲，和那禁錮靈魂的獄門也開鎖了……

（衆騎士表示挂慮，互相目語。）

路易 你們有甚麼事？你們似乎很擔憂……爲甚麼狄波返沒有來？

馬玖 陛下，我也不明白是爲甚麼。

路易 快去通知他。葉鑑走出——對馬玖昨夜我始終想念他。我看見他愁眉苦臉，像昨天黃昏時一般。他想對我說話，然而說不出來；祇對我伸着雙手。究竟我並不會入睡，我睜着眼，也許是寒熱病……願上帝讓我替他解憂呵！

（葉鑑忿息地奔回）

葉鑑 陛下，狄波侯爵出差以後，不曾回營。

馬玖 你說甚麼？

葉鑑 他底下也沒有一人回來。若差麗夫人以為他在您這邊。我一開口，她底臉色立刻變成白紙一般；一會兒，她跑向昨天侯爵出發時所經過的營門口去了。

路易 耶穌呵，慈悲呀！

馬玖 誰担任前哨的守衛？

路易 郭節。

馬玖 糟糕！（他飛奔而出）

一騎士 跑來！陛下，狄波侯爵不在人世了。撒拉辛人剛送回他底尸首來，他們逼着要我們投降。

前哨已經放棄了。回教徒底軍旗，正在壕邊飄揚。

馬玖（復回）郭節在一點鐘之前，帶着他底部下出營去了。他抹煞了您底命令。您請聽，他正在斷殺。

（軍士，將官，人民，婦女，四面聚集，議論紛紛。王後來王前，路易靜立，默頌禱詞）

路易 永別了，好友。我們不會好好地看護你，現在請你看護我們罷。

馬玖 陛下，這是有人做了漢奸。

路易 我們定要依法懲辦他。

（若差麗咽鳴着，倒在路易脚下。）

若差麗 呵！陛下，狄波死了！我殺他了！我殺他了！

馬玖 她悲慟至於發狂了。

若差麗 我殺他了；辦我的罪罷！

王后 爲甚麼你控告自己！

馬玖 這是那英國人底陰謀，故意疎忽，送了他底性命。請夫人暫止悲傷，我們定會替他報仇的。

路易 你讓她說。

若差麗 不是，是我；是因為我，郭節才鬆懈了他底職務。

路易 （以手蒙若口）不幸的東西，快別說了。

若差麗 我不管別人，別人鄙棄我，我不怕；我自己鄙棄自己，才難受咧。郭節是我底情人，狄波遇難的時候，我正和那逆賊在一起，他所以聽其死而不顧。

王后 呵，多麼下賤呵！處在這種時候，還有這等醜事！

馬玖 狠心的婆娘們，你愛她們，她們無時無刻不來謀害你！

路易 別說了，馬玖，她也很痛苦的。

馬玖 不必可憐她！她不會可憐她底丈夫。

若差麗 是的，別可憐我，別可憐我……勞駕，用腳踢我罷；你只有使我痛苦，才能使我舒服。

路易 請諸位暫且避開。

（他們走開。若差麗在路易脚下咽嗚的哭着。）

若差麗 我做的甚麼事呵？我做的甚麼事呵？委身於我所痛惡的人，反將我所愛的人殺了。我怎麼能殺的呵！……多麼瘋狂呵！唯一的愛我的人，我殺了他，究竟爲甚麼呢？我究竟是甚麼人呢？難道是一個禽獸，任着獸性，糊裏糊塗地要滿足獸慾麼……呵！怎麼讓我到了這田地呵！我喝了甚麼媚藥呵！甚麼毒質，侵蝕了我底意志呵！……現在我恢復我底意志了，然而牠是教我自己深惡痛絕我自己呵，醜惡的世界呵，竟有自甘下流像我這樣的人呵！

路易 若沒有上帝底恩惠，人間全是醜惡的。我們大家全印上罪惡的標記，只有我們眼睛裏純潔的光浪，可以拭淨牠。

若差麗 呵！我又羞愧，又痛苦，多麼難受呵！請您只管賤視我啦！

路易 自然，你本來卑賤，本來罪大惡極；然而我從你底眼淚裏見着你底至善的靈魂正在受苦，我不能賤視牠。

若差麗 我殺了我底愛友了，請您替他報仇罷，請您辦我的罪罷。

路易 他底仇已經報殺了；他並且不願意報仇。

若差麗 他毫沒給我留下甚麼可以讓我墮罪的；假若他能見着我底痛苦，我也可以自慰了，我連

這種安慰都得不着呵。

路易 愛你的人，覺着你底眼淚很甜美。

若差麗 可惜他看不見呵！

路易 孩子呵，你有許多次都沒看出他底眼淚來呵！

若差麗 呵！別讓我心裏更難過呵！現在我自怨自艾，無所不至了。然而有何益處呢！這太難受了！

人生真太沒道理。他在那裏的時候，我一點也不愛他；讓他難受。他走了，我便愛他了，又該我難受了。讓他回來罷！讓他回來罷！我說謊了，我見錯了，我始終愛他。我爲甚麼不告訴他這個呢？

我總以爲有的是工夫。現在我枉然喊着：對不住！他再也聽不見了。他離我一天遠似一天了。

路易 我們最親愛的孩子呵，你須知道這一層：凡人如過眼雲煙，惟有我主上帝，萬古不磨。應同樣地接近生人和死人；過去的千百年和未來的千百年，在億萬能的心裏，同是一瞬息。你跟應一起罷：因爲你在億那裏，可以找着你所愛的人，他在那裏等着你。

若差麗 我底上帝呵，您帶我回去罷！我再也不能活着了。

路易 究竟還是非活着不可啦；叩謝上帝罷。你試想想，應很可以教你今晚死去，不給你最後的恩

惠，不替你懺悔，讓你沉淪在可怕的罪惡裏，像地獄底怨鬼一般。

若差麗 若非怕的永遠不能和他聚首，那我寧願葬身在地獄底烈火裏，不願那些無濟於事的懺悔，徒令人心如刀割。

路易 你簡直不知道，孩子。無論你是何種痛苦，你須確信上帝定會來看望你的……你須忍耐地接待你底客人：「悲傷，」你須要卑躬折節，為你底迷失了的靈魂，痛苦會變成快樂，而且會幫着牠走上天國之路。

若差麗 陛下，應該怎樣辦呢？請您指導我，請您救我。

路易 應該受苦啦。

若差麗 這並非難事。

路易 別人可以對你說你底罪很輕，說你一時不能自主，說過失不在於你而在於人心之軟弱。他們乃是騙你的，你底過失，是你自己底；你應當贖罪。你底良心，若不救你，便是教皇救你，也是毫無益處。況且你底良心也不應當救你。祇好贖罪罷。等着你底悲傷稍殺，痛苦漸忘，你還須捫心思過，始終別原諒牠……我饒恕你，若差麗，你千萬別饒恕你自己。

若差麗 呵，您底寬宏大度，多麼讓我難受呵，陛下！

路易 這是因為我愛你的緣故。

若差麗 怎麼，我犯了罪，您還愛我嗎？

路易 尤其是犯罪之後，你更需要我愛。

（若差麗痛哭地吻王手，隨即逃下。）

路易 馬格里得呀，你切莫拋棄她呀。

（王后隨若下。馬玖走近王前。）

馬玖 陛下，我剛得着消息：郭節早知道撒拉辛人所設的圈套，他成心地讓狄波中計，送了性命。

路易 我們過於寬容此人，所以上帝罰我們。罪過在我。我從前似覺他永遠是上帝底欽犯。我以為

他那樣掙扎，結果只是陷入地獄更深一層；我明知上帝若不允許，我是不會救出他來的，然而

我禁不住可憐他，於是我便引手援他。請上帝恕我！應是知道誰是該超拔的，誰是該拒絕的。

馬玖 您底身子直抖擻，陛下。

路易 請你不用那樣嚴厲地對待狄夫人罷。

馬玖 是真的，我深悔不該那樣說。她很痛苦，她如今明白她丈夫底愛情了。然而太晚了。

路易 像這樣，各人弄的人家受苦，而各人又爲人家而受苦。究竟人在世上，祇是一瞥即逝呵！

馬玖 (暗自傷感) 生命始終是一種慘酷的誤會。人與人同處，從不了解別人。互相仇視，互相殘虐，

甚至竭力地互相毀滅。等着一朝覺悟了，人心是相同的，生成是最宜於相親相愛的。而爲時又太晚了。所種的惡果，已經不能補救了。於是仍然互相毀滅，不滅其初……人與人相去，和地球與天空的星辰相去一樣遠。只能在毀滅之中相與團聚。

路易 這是因爲缺少信仰的緣故。地球，星辰，人類，全附在上帝身上。要想了解別人，只消敬愛上帝。

(葉鑑至，諸騎士隨之)

葉鑑 郭節侯帶着他的部下回營了。

路易 帶他上我面前來！

馬玖 陛下，在大戰以前，忍住我們底怒氣，暫不發作，或者比較好些吧。

路易 馬玖，你所說的話，諒你自己也覺着可耻。

馬致 我太明白這事件會鬧到甚麼地步了；等會兒您一開口，他必定頂撞您，於是兩方面都會以兵戎相見的。

路易 索性以兵戎相見好了！爲保護上帝底權利，我豈肯畏縮，便是德也不容我畏縮！

（郭節，曼夫黑，葉自蘭和他們底部下。英德意軍的衆將官。——人民靜默地簇擁着他們，含着沉鬱和威脅的神情）

郭節（挑釁着）怎麼，他們到底作甚麼？你們還不廝殺，等待甚麼？

曼夫黑 法王似乎憤怒極了。

郭節 他底怒氣，讓他自己吞下肚裏去罷！

一法軍騎士 請你謹慎一點，郭節！

郭節 皇天在上，我是絲毫不肯讓他的。

英軍衆騎士 主公儘管強硬，有我們在這裏；您儘管放胆地對答他。

曼夫黑（小聲對意軍將士）留神哪，葉自蘭，你們大家，務要準備停妥，等着我發出信號，你們便直

撲法王呵！

（意軍將士和曼夫黑試想近王。然而馬玖和他部下將士緊緊圍護路易，堵其去路。兩方未發一言之先，已覺殺氣瀰漫。——人民爭相圍觀。）

路易（面色愈益變白）將軍，我給你的命令，你怎樣辦了？

郭節 命令我祇命令別人，不受別人底命令。

路易 你應當搭救狄波，你將他怎樣處置了？

郭節 他發生了甚麼變故？

路易 虛偽的小人！

郭節（不覺變色）怎麼他說甚麼……你胡說。

馬玖（同樣地變色，拔出佩劍）欸壞東西！你敢侮辱我們底主！

（兩方兩齊拔刀相向）

路易（帶着堅決和鎮靜的口氣，然有時渾身戰慄，不得已而倚着后臂）只要是你底罪惡僅僅辱及本身，那我對你玷辱我軍名譽的一節，務為含糊過去，並且禱告上帝，求憐憫你。然而你底

不法行爲，與日俱增，我所最愛的臣民蒙其損害，現在不能不設法保護他們底弱點了。你害死了狄波，你賣了我們底軍隊，你流毒到了接近你的人底靈魂裏；你遍身荒淫暴虐的氣息，誰嗅着的，便蒙不潔。我要撲滅這種可惡的瘟疫了，我要救出上帝付托給我的子民了。我部下將士底名譽，便是我底名譽。你攻擊他們，便是冒犯我……爵主，繳出你底佩劍罷！

郭節 我底劍，我底劍！見你底鬼，你敢來拿去試試！

路易 馬玖，奉行我底命令。

馬玖 郭節，我奉旨拿問你。

郭節 請來試試。

(他舉劍劈馬玖，馬急架開。)

英軍將士 殺了他，爵主殿下！澆死那些法國人！

康旦 快來幫着我們哪，弟兄們！難道我們便讓這班亂兵欺侮我們底主上嗎？

曼夫黑 (對其部下) 停一會兒，我們直撲法王，呵。

路易 這些狂叫亂喊的叛兵，快住口罷！我用不着你們了。你們底野性的凶橫，不足使撒拉辛人喪

胆，反足使我惡心。你們來參加十字軍，非所以爲上帝榮，適所以爲上帝辱。寧願你們是敵人，不願你們是友人。我將你們趕出我底軍隊。

郭節（對其部將）喂！你們聽見嗎？他趕出我們了！他，渾身打顫，幾乎站立不穩的那一位……你們法國人瞧着，這是我底手套，我扔給你們。你們敢於檢起牠來試試！（註）

葉鑑（飛奔而前，拾起手套。）我以全軍底名義檢起牠來！

（兩方正待動手廝殺。曼夫黑轉身預備發出信號。兵溜近王身。）

路易（面色大變，雙目直視，狀如癡癡。）住口，快走開！

康且 你們瞧陛下，他似乎嚇癡了。

路易 快走開，朋友……天雷快打下來了。

曼夫黑 他怎麼啦？

英軍將士 他是害怕嗎？

（註）對人施露手套表示掌櫃爲一種洗脚舉動拾之者自認爲被辱，例須要求決鬥謂之補償名譽。其風至今猶存。

郭節 他那雙怪眼睛直瞪着我。

葉自蘭 (對曼夫黑) 發出信號啦。

(曼夫黑有如不聞)

馬玖 陛下，請讓我們決鬥。

康日 湊死他們，那些英國人，反賊！

路易 不必，不必……我們在這裏是多餘的，朋友。讓上帝親自處理罷。

馬玖 上帝？

路易 等一等，禱告罷，自然有特別奇妙的事情教你看見的……上帝底震怒，比我們底報復，更不

留情。

郭節 你爲甚麼那樣瞪着我……法國人……陛下，您看見甚麼？

路易 (仍然瞪目的釘着他，鎮靜的，沉默的) 上帝底手，正向你頭上降落。

郭節 (愈益驚惶，暴烈地) 甚麼？你說甚麼？你瘋了嗎？

路易 (莊重的) 住口！你疑神靜氣地自省罷，你這不幸的人。未入地之前，你先瞧瞧地！

(郭節震懾，不期然而然地瞧瞧地下，更移位置，走近王前。——馬玖與其部將，用劍鋒對着他，
謹防音。)

郭節 哎呀！地下呀……地獄呀……不吧……我要上王跟前，去呀！

(曼夫黑和其餘諸人亦爲震動，來回地瞧着王和郭，恐怖逐漸而增。)

路易 我業已嗅着死的氣味冒起來了。

馬玖 怎麼一回事，陛下？

路易 安靜些，你瞧不見這人墮入了地獄麼？

郭節 (暴烈地) 墮入地獄，墮入地獄……你胡說！

(他欲擊王，馬玖與其部將禦退他。——衆人鼓噪。)

路易 他底生命盡了，請靜默。

郭節 (驚惶萬狀) 沒有對不住，請恕我，您是一位神聖，您知道一切。我沒有墮入地獄，我不願墮入地獄……我現在投降了；這是我底寶劍，這是我底軍徽，這是我底金盔，請拿去罷。(他力免其
賈) 我搬開極了……捕拿我罷，當囚犯處置我罷。打我罷，救我罷……但是千萬不入地獄……

救我呀，求你們大家嚇！（他用雙手捧頭）

路易（鎮靜的）這才是了。

（郭節倒地，有如山崩。——大眾喧嚷騷動，始而爭相圍觀，既而驟然遠避，尸身四周，空無一人。）

英軍騎士 郭節殿下！

他死了。

葉鐸（跑來）陛下，撒拉辛人利用了我們底紛亂情形。營門已被攻陷了。他們來了。

馬玖 快迎上去抵禦他們！

葉自蘭（對曼夫黑）曼夫黑，道正是時候了。快快發出信號！

曼夫黑（目擊前情，呆若木鷄，至是醒悟，張皇失措，大怖而奔）哎呀！我們快逃罷！

齊軍將士，各人逃命呀！（他們紛亂地隨曼夫黑奔逃。）

人民 大營破了。萬歲爺呀，救我們哪！

王后 我主爺昏過去了。

路易（搖搖欲傾，顫動的）我走不動了。快扶住我罷。

法軍騎士（在外面）殺呀！

（斷殺之聲漸近）

第二場

在沙漠裏——十字軍陣地。康旦及其二子。弓弩手放箭——遠處的喊聲。

康子甲 父親，我們無希望了。

康旦 這邊說不定咧！

康子甲 衆將回馬轉來了。您聽他們回來了。

康子乙 甚麼辦法也沒有，完結了。

康旦 不會，不會，怎麼啦！我怎樣生出這種兒子來！還趕不上女人的胆量……依我看，一切情形反而很好。你瞧那邊的馬政得主，呵！他多麼美呵！他真是所向無敵……這局面是再好沒有的了。

康子甲 您看他們不是退回來了嗎！

康旦 好極了。等着我們大家集合攏來了。那便不是好惹的，兒子，我包管你。

(衆騎士狼狽的退却。——王, 王后, 馬玖, 葉龍。)

馬玖 罷了, 我們盡我們底能力了。

路易 應該退却了。朋友們, 不必介懷, 這是軍家底常事, 等着下次再來, 我們底力量更大些。收兵罷。

(他幾致傾跌, 馬玖扶住他。)

馬玖 陛下, 您怎麼樣了?

路易 不要緊。

王后 您時時刻刻要昏倒了。

人民 (圍擠着王) 陛下呀, 他們殺將來了, 您將我們帶到甚麼地方了呵? 您許了我們的耶路撒冷

在那裏?……請帶我們回法國罷, 請帶我們回法國罷!

王后 (對人民) 你們瞧他多麼疲弱; 可憐他罷, 好人民!

路易 (幾乎站立不穩) 可憐的朋友們, 你們放心罷, 我會帶你們回到祖國的。

人民 他們殺將來了! 救我們罷! 好萬歲爺, 救我們罷!

路易 怎麼, 我底法國子民, 你們害怕麼? 別這樣, 讓我難受。你們瞧, 我不是分擔着你們底危險麼? 你

們怕甚麼呢？我們大家全在一起。不管誰來，我們一起對付他。

馬玖 陛下，須要逃走才是您先走。我們來抵擋撒拉辛馬隊底衝鋒。

人民（吻王手，爭相圍住他，伏在他底膝下）陛下呀，別離開我們哪。您在這裏，我們便甚麼也不怕；

別單留下我們哪。

路易 不，朋友們，我不離開你們。一個父親，決不會在患難之中拋棄他底兒女。

馬玖 我們不能再支持過一點鐘了。

路易 我或是帶着我底人民得勝而歸，或是跟着他們同歸於盡。

馬玖 陛下，還有王后，還有世子……

路易 你且逃走罷，馬格里得。

王后 你若該待在這裏，我便該待在你身邊。

人民 異教徒殺來了呀！

王后 我底上帝呀，可憐我們哪！

路易 上帝呵，隨您底意思罷！

康旦（對人民）難道你們便這樣懦弱，坐視我們底聖主死在我們一起嗎？

馬玖 陛下，請看在大小將官底分上！

人民 陛下呀，待在一起罷！

康旦（對人民）懦夫，懦夫，胆小鬼！難道你們治死了主上，自己便死不了嗎？

人民 他們來了呀，他們來了呀！（他們紛亂地圍擠着王）

路易（搖搖欲傾，勉強起立）請鎮靜，朋友們……各人歸各人底隊伍……我跟你們一起。

馬玖 陛下，您直站不穩。

路易 不，我覺着身體還好……我要整起精神……在這時候，我非整起精神不可……我定要

……（他昏厥）

人民 哎呀！

康旦 你們看你們做出來的事壞蛋們！

人民（受感動）可憐的萬歲爺……是的……是的……救出我王罷……

馬玖（奮臂抱王）向前罷，諸位將官，救出我們底主上罷……（對康旦）你呀，你指揮這班人，抵擋

敵軍，拚死力地抵擋……這是爲主盡忠，朋友。

康旦 爲主盡忠呀！

王后 來罷，白紉。

白紉 我跟着我底父親，娘娘。

康旦 快走罷！

白紉 不。

葉鑑 白紉哪！

白紉 告別了，我底朋友。

人民 他們風馳電掣似的來了。

康旦 弓弩手，你們決準備……朋友們，緊緊地靠攏你們底隊伍。這麼着……前排人底矛柄，抵住後排人底肩窩。穩住脚跟……弓弩手，預備好了沒有？

馬玖 (抱着昏厥的王，回頭瞧見葉鑑逗留在後，猶豫不進) 葉鑑，你做甚麼趕快啦。

葉鑑 請您恕我，父親。(他跑向白紉)

馬玖 快來，我命你快來……

葉鑑 永別了……我愛她啦，（他指着白紐）請您恕罪。

馬玖 我兒呀！

一騎士 我們趕快罷，主公！

馬玖 這是必需的！救出陛下罷……（他抱王奔出）

白紐 （撲入葉鑑懷中）我愛你呵！

葉鑑 我所最愛的人呵，我們可以萬古長聚了。

康旦 好，別害怕；我們准能對付……耶穌在上！我們一個可以當他們十個！

人民 呵！真像狂風暴雨一般呵！

康旦 唱歌！快開腔唱歌！

人民 （唱着）

聖陵之靈來護持！

蠢懶頑民敢吾欺。

金戈耀日我心播。

致命遂志此其時，

嗟我袍澤復奚疑！

爲主光榮死不辭。

賈馮甲兮洞敵盍，

兵不折刃誓不回。

地獄爲此曹而設兮，天堂徵我輩其誰與歸。

庚旦 該你唱了，白紉！

白紉（唱着）

勗哉爾衆敬聽之：

爾有信仰宜堅持，

慎勿恐怖勿狐疑。

余奉帝命示來茲，

獨爾疾痛撫瘡痕。

袒而胸兮露而肌：

雖管鋒鏑若不知。

吁嗟乎爲愛主而捐生兮其甘如飴！

康日。弓弩手，時候到了。（衆放箭）

人民（唱着）：

美哉君兮何人斯，

以此繪音起癡疲，

宛如仙樂沁心脾？

白級（唱着）：

余乃天上安琪兒，

小滿座裏盡六師，

裨爾有衆得所依。

爾其鎮定無或遠！
明明在上燭無遺，
光燄爾兮雲之涓。
吁嗟爾已善始基，
可憐血肉終飛灰，
爲主光榮死勿悲，
會膺殊賞在瑤池。
瀕行爲爾祝鴻厘，
永護吾主毋輕離！

人民
(唱着)

誓相努力支艱危，
男兒死耳何戀爲！
赤心事主志弗移，

頸血雖濺不虛糜。

死神死神若有知，

脫我苦海躋天堦！

我將延頸而俟之！

康日 努力抵抗罷！他們到了（聞有聲如雷，雜以笳鼓。）

人民 朋友們，永別了。我王萬歲呀，耶穌萬歲呀！

葉鑑 白緞，不必害怕。

白緞 我不害怕，我快樂極了。

葉鑑 閉着眼睛，就像這樣（他們二人站着，她將面目藏在葉鑑懷中。）

白緞 我兩人一齊啓程。（二人親吻）

康日 好極了。我們會戰勝的。

人民 （大呼）呵……！

（大家蹲着腿站住。前排的人，用長矛招架。）

第五幕

第一場

沙漠——十字軍人環繞着一座狼狽不堪的營帳，有坐者，有臥者——馬致獨在一隅，銷瘦骨立，色如死灰，面容峻厲，若有重憂——王后面色灰白閉目，半躺著——若差麗身著孝服，一人獨站着，目注沙漠——多數的部將以手遮面而哭——幕後聞有火器爆烈聲及喊聲，

若差麗 上帝呵，您爲甚麼全降罰他們而不降罰於我呢？單只我一人是有罪的。

騎士 我們底墳地便在這裏。我們底骨頭，將來便在這黃沙裏燻燻白。

另一騎士 無情的陽光呵，毫不慈悲，毫不仁愛！

——進不能進，退不能退，寸步難行。我們被罰的像鐵桶一般。還不如趁早完結了罷！

——而始終不斷的那些野蠻的喊聲，那種可怕人的鬼火！

若差麗 這班人，他們貪生，我，我只盼望速死呵！上帝呵，爲甚麼要生我呢？爲我的緣故，一個歡喜生

命的人送了命了。爲我的緣故，另一個人現在痛苦到萬劫不復的地步了。難道我便是爲這個而生在世上麼？爲甚麼我不早死在我母親底腹中呢？

一個受傷的騎士 給我一盞水！

（若差麗取水飲之）

若差麗 你底痛苦是自我而得的，請你饒恕我。

衆騎士 上帝會饒恕我們大家！

若差麗 （跪后前）馬格里得呀！

騎士 我們只是爲自己受苦，他們却是哀憫他們底兒女。

若差麗 馬格里得呀，給我說一點兒甚麼罷。（王后不睬，搖頭示以不能）您底緘默，讓我害怕咧。

王后 （聲息微弱地）說又有何益呢？

若差麗 請瞧瞧我，我懇求您，請別傷心太過，損害您自己底身體啦！

王后 我那可憐的兒子呀！

若差麗 上帝爲甚麼不帶走我，却偏要帶走這純潔無罪的孩子！

王后，你不非活着不可。請聽我說。我快死了。我那親愛的路易未免孤單。親愛的妹妹，你務要好好照顧他，休讓他過於痛苦；你務要忘却你自己底苦，只念及他底苦才是。

一騎士（走近馬玖）休要絕望，大人。您也許逃出去了。

馬玖（粗暴地）別提起您來罷。

騎士 來罷，去殺敵罷；戰鬥可以麻醉靈魂。

馬玖 緩些時罷！我真是四肢無力了。

騎士 振作精神哪！我們的大限快到了，大人。

馬玖 不，還不當使死……感謝上帝，我決不貪生，因為我認識透了生命。在我那空寂的行宮裏，苟延着這副殘餘的朽骨，有何樂趣？然而只要是我們底主上還未脫險，我決不願死；您有需要我的地方。

路易，用帆布床抬着，面色如死人一般，但甚鎮靜。

衆騎士 聖駕來了（他們強起致敬禮）

路易 諸位不必勞動。(有幾位掙扎近王，吻其衣履。他很親熱地瞧瞧他們)你覺着痛苦麼，羅攝爵

主？

一騎士 陛下，我有時用沙土塞口，以免號叫。

路易 我們禱告上帝，求他助你罷。(他手撫羅額，備極溫存)

騎士 接近您底手，使我舒服極了。

路易 (對另一騎士)你呢，朋友，你要我怎樣爲力？看你底眼神，像是有求於我似的。

騎士 哎呀，陛下呀，您請聽，您請聽！(炮聲復作，那騎士只是哭泣。)

路易 你是怕聽這種砲聲嗎？

騎士 任你怎樣勇敢，毫無用處。那燃燒彈的砲火摧毀一切。

路易 凡事沒有一件不是上帝底意思的。

騎士 陛下呀，您要將我底軀壳拋留在甚麼地方呢？我會待在這裏，遠離着我所愛的一切。我底血肉，再不會感覺着法蘭西滋潤的泥土；這堅硬的砂子，永遠羈留着牠，像充軍似的；甚麼都不會從牠身上產生出來。我會如何的孤獨呵！

路易 朋友，你底身體，終會化爲灰塵，可以不必傷悼牠。你須想着是因牠底關係，你底靈魂才能發
 飛起，遠遠地離開這不毛的沙漠，向新鮮的天堂而去。（馬玖來吻王手）可憐的馬玖呀，你底相
 貌竟變成這樣了呵！

馬玖 您底相貌也變了。

路易 他們在天堂裏了，用不着可憐他們。

馬玖 然而我們却可憐哪，陛下。

路易 人不應當念及自己。

馬玖 （委婉的）我覺着孤寂。

路易 這不過是一時的事。我們且完成我們底任務罷。

馬玖 謹候台命，但是我們能設怎樣辦呢？我們上那裏去呢？

路易 上耶路撒冷去。

馬玖 我們被包圍了。

路易 上帝會救出我們。

馬玖 亞門！

路易 我若半途而死，你便代行我底職權。

若差麗（哀求着）陛下呀，請瞧瞧我罷，請和我說一句話罷。

路易（瞧瞧她，帶着悲慘的微笑）誰還認識舊日的若差麗呢？

若差麗 我遵照您對我說過的話，便是「永遠不忘。」

路易 請你暫時止住自己底痛苦，以期寬解他人底痛苦。那怕是在痛苦裏頭，你也須拋却私心才是。

若差麗 哎！我底痛苦，於我是很寶貴的，請別拿這個來責備我。上帝加罪於我的時候，我覺着比較的不孤獨些；因為我感覺着在那裏。

路易 我並不責備你甚麼；只請你赦着他們這班人，讓他們——和你自己——於困苦之中，瞧出那為不幸的人們洞開着的天門。（他示意侍從，將他抬近王后身旁。）親愛的馬格里得呀！（他們二人小聲私語，縮着，相偎着。）

王后 你別這樣瞧着我，我要失却全部的勇氣了。

路易 哭罷，盡量發洩你底苦悶罷；我們須要利用現時還能聚首的機會，彼此相與安慰。

王后 哎！上帝既要那樣早早地奪去我底兒子，他爲甚麼又讓我生出他來呢？

路易 別作聲。上帝是明白的。

王后 然而爲甚麼使他受那種苦呢？我們受苦的時候，還可以爲是懺悔罪惡，還可以奮鬥，至少我們明白是甚麼緣故。但是他呢，那天真的孩子，他瞧着我直哭，他似乎問我：「您爲甚麼使我痛苦？我是怎樣開罪了您？」

路易 「真的，真的，我告訴你你會哭；你會在憂愁之中，但是你底憂愁會變成快樂……那時我重新見着你，你底心中十分高興，誰都不會奪去你底快樂……你好好地從我身上得着和平。你在塵世上，會有不稱心的事；你須要鼓着勇氣；我曾經戰勝了世界。」（註）

王后 （默然，既而微嘆。）路易，你讓我多麼舒服呵……哎！

路易 你爲甚麼不說出你底心事來，馬格里得。

王后 甚麼？

路易 你心裏想着你快死了……我從你底眼神裏看的出來……

王后 這是真的。

路易 親愛的靈魂呀，我自己是那樣的衰弱，所以很可以見了你底疾痛而親熱地微笑。忍耐些罷！這是最末次的折磨，快到我們身上了；這回的折磨，比其餘的全容易熬受些；因為牠會在耶穌懷抱之中得着安慰。

王后 我並非怕死，路易；我所怕的，是留下你孤單一人，在這困苦顛連之中……大家尚需你扶持，更有誰來扶持你呢？

路易 我底靈魂呀，請你不必擔心；一切自有上帝來接濟的。

王后 我曾經夢想，在故國的蘆荻兒河畔，青草原上，一座行宮裏，睡在你底懷中，領着我們親愛的兒女，於萬慮澄清之中了。却我們底餘年。

路易 馬格里得呵，死在神聖的戰爭裏，作一對同命的鴛鴦，不是更美麼？

王后 這是真的；我們底死所，是應當在這裏的……（靜默。王后突然掙起，伸手向王。）

路易 你怎麼了？

王后 時候到了。路易，請別離開我。請幫着我動身。

路易 (對其侍從) 抬我們進帳去罷。

(侍從們抬走他們，安放在同一抬床裏。)

(路易與王后對談之時，一部分的將官，隨着馬致武裝出營。若差麗一人獨留在傷兵之中。)

若差麗 虛空呀，除了我主上帝而外，一切全是虛空的。祇有億底本體是存在的，全都遠逝，全都消失。血肉和流沙一般，時聚時散。靈魂有如罡風，在沙濤起伏之中，枉自迴旋……生命呵，你不過是一個名詞吧。愛情，慾望，痛苦，這一切從前的我，現在只剩下「未曾有我」的焦慮；和「轉瞬無我」的熱望而已。

(衆騎士押解曼夫黑回營，曼手持念珠，面含微笑，惶恐的，癡呆的。)

衆騎士 帶他上王面前去罷。

曼夫黑 不價，別上他面前去咧，我不願見他；他底眼神可以殺人。

若差麗 曼夫黑嗎？

騎士甲 爵夫人，這便是害死你丈夫和全軍的那個賊東西。是異教徒交出給我們的，這該萬死的漢奸，想將我們賣給敵人，所以來參加十字軍。應當怎樣處治他呢？

衆騎士 殺了他罷！

曼夫黑 放和平些，今晚我還須禱告十遍咧。（他指着念珠）

衆騎士 他作甚麼他禱告嗎？

騎士甲 他嘴裏胡囁着不成條理的禱詞。他有時跪下，吻着他底念珠。一會兒他又唱着極淫穢的曲調夾雜着頌聖的詩歌，並以手大劃其十字式。

曼夫黑 我拿了這串念珠，人家告訴我說這是好的……不是這樣……我是想知道「救人」

和「起信」的口訣。

衆騎士 他底神經錯亂了。

另一騎士 他是假裝吧。

管他呢？那瘋狗，殺了他罷！

〔若差驢不意棄將，令其傾聽。〕

曼夫黑：他們全有信仰。他們瘋了吧……信仰你們也得住自己是信仰嗎？你們是怎樣做法？應當怎樣說法，請告訴我，我也要照樣地說……教士命我數着這念珠，禱告四十遍，心裏甚麼旁的也別想着，但是我不明白我是怎麼一回事；我不能般做到。我屢次快達到目的，但是他媽的！我底腦筋裏忽然起了種種邪念，想起從前的某事惡作劇，某姐兒的粉塵……西門姑娘和馬霍姑娘底皮膚誰白呢……上帝呀，請可憐我罷。（他禱告）

騎士：爵夫人，您怎樣吩咐我們呢？

若差驢：報復的主權，不操之於我；我們只是聽命於上帝。您生下這人來，自有您底意思；您若高興消滅他，便請您消滅他！我們只是灰塵，灰塵那能互相裁判呢。

曼夫黑：全要重新再來。哎！假若我照着念珠禱告四十遍，不起別的妄念，我想我定會得救了……放下我罷，別動我……

若差驢：讓他去罷。你們所抓住的只是他底影子。你們瞧不出他已經不存在了嗎？他曾經存在過嗎？

曼夫黑 小心你底腦袋罷，曼夫黑。他們瘋了，他們以爲自己得救了。那不的確，他們說謊。只有我一人知道方法……且等着我禱告四十遍之後罷。

衆騎士 得了罷，快滾開！

曼夫黑 小心提防呀，葉白蘭。理智是一種最嬌嫩的東西。小心你底理智罷。怎麼，他們還是信仰仰，信仰……我自由了，我自由了……上帝呀，可憐可憐呀！（衆騎士逐出他）

苦差麗 生命，理智，自由，你們究竟是些甚麼呢？上帝有思想，上帝有意志，上帝替我們生活。我自己呢，我究竟活着麼……我很希望睡在那裏，再不起來了。一切全都漠不關心。

一婦人（自帳中出來，很驚慌的） 爵夫人，快來罷！陛下要……（若趨赴——遠處聞有軍號聲

及歡呼聲。受傷的和半睡着的將士掙扎向前，移動數步，爭相探視。）

一部分的騎士（歎然趨至）我們有救了！我們底先鋒隊到了。他們來解我們底圍。衝過敵人底陣

線了！馬玖和前軍取得聯絡了。王呢！王在那裏！

馬玖（率其部將來）自這裏通海上底道路，已無阻塞了。

衆騎士 我們會有再見祖國之日了。我們可以回到法蘭西了。

馬玖 稟知陛下罷。（若差麗現身帳門，示意令其靜默。）

若差麗 王后宴駕了。

馬玖 王后我剛才還見着總！

若差麗 總剛一進帳，忽然瞑目而逝了。

馬玖 我們是怎樣得罪了上帝呵？他那樣嚴厲地降罰於我們！

衆騎士 哎！母后殿下呀，您竟拋下我們了！

——他那充滿了仁慈的眼珠，使我們忘卻痛苦。

——總受過多少苦呵，真是一位無罪的被害者！

馬玖 我們現在怎樣挽救我們底主上呢？祇要有總在，他那溫存的性格，知道要說些甚麼，做些甚麼，才可以挽留我主垂斃的生命。總一去世，誰爲我們看護他呢？

若差麗 總將總付托給我們了。馬玖，我們爲着愛護主公，大家聯合起來罷。拭乾我們底眼淚，斂藏我們底悲傷，只念及總一人罷。

馬玖 我從前一時的言語不檢，請爵夫人恕我。

(帳門忽開，路易在抬床上出現。衆均噤口。)

馬玖 陛下……

路易 (和藹的，微聲的) 我知道，朋友……謝謝你……我軍底圍解了麼？

馬玖 是的，陛下。

路易 朋友們，我今晚十分衰弱，不能多談……明日清晨，我們便要啟程。

馬玖 上法國去麼，陛下？

路易 上耶路撒冷去。

衆騎士 耶路撒冷？

馬玖 (轉身對其部下，嚴厲地止其發言) 不准攙言！(部將默然) 陛下，全都準備停妥了。

路易 明天見罷。朋友們，我們要好好祈禱，盼望你們今夜安睡。

衆騎士 陛下，盼望夜神來安慰您。

第二場

一座壁立的高山。——幾株松柏之屬，其右有細泉一縷，自地中流出。——衆騎士兵士及人民攀援登嶺。

人民 我累極了。（他坐下）

——我底腿呀！

——這陽光讓我發狂。

——怎麼辦呢？非走不可呀。耶路撒冷快到了。（他掙扎起立，繼續就道。）

——是的，耶路撒冷。我們走罷。

衆騎士 男爵大人，請靠在我身上。

——等一會兒，傍着這股清泉……

——你哭啦？

——我哭我們後邊的朋友們，拋留在塵土裏。

——別想起這個啦。你若想起以前的痛苦，你便沒有氣力了；那便不能活着了；我們上前去罷，上帝在那裏，上帝在那裏！

——是的，我們重新就道罷。（他們走過）

法國貴族們：主上要妥駕了。

——那不能夠吧。

——您走一步，便要昏倒。

——呵！我看您那樣弱，同時又那樣強，所以我總是希望着。祇要您願意，您一定會活着的。

——是的，是您那堅決的意志，挽留了您底生命。

——我真不懂您是怎麼一回事；您所遭遇的事變，越是棘手，您似覺越有把握。戰敗了，病劇了，垂死了，您似乎仍然領導一切；而萬事萬物，似乎只是因您底意志而存在。

——正是這樣。我從前很憐憫您；每逢您所顧不遂的時候，我以為您是該當如何的痛苦。殊不知您越受折磨，您底靈魂越發充滿了光明；牠看不見禍災，卻看得見禍災底根源；而打擊您的人，您反吻他底手。現在您底地位是那樣崇高，可以說您底意志和主宰萬物者底意志無甚區別了。

——路易不在了：是上帝附着您底身體而存在。

（侍從抬着路易，馬玖若差麗緊隨左右。）

路易 在這裏停住罷，馬玖。這便是我旅行底終點了。

馬玖 請陛下再加努力：耶路撒冷不遠了；聖陵在望，定可使聖躬重加興奮。

路易 太晚了。我底靈魂，久已要逃出軀壳了。我覺牠正歡忻鼓舞，急待跳出樊籠。讓這殘餘的皮囊

替我上耶路撒冷去罷。

若差麗 請陛下別撇下我呀！

馬玖 請陛下長留在我們一起呀。

路易 我所愛的是你們，我底心長留在你們一起。

馬玖 這裏的陽光不甚炙熱，您不覺着這種綠陰和這股清泉底爽氣透入肺腑麼？

路易 不，抬着我轉面向着軍隊罷。

衆兵士 哎呀！陛下呀！

——他快咽氣了。

路易（微笑着）鼓勇呵，好朋友們！你們若不加緊，我會先你們而進耶路撒冷咧……向前走罷，向前走罷，向前走罷，前面便是的……好讓我於未離開你們之前，借着你們底眼睛，得見着牠。

馬玖 咳！戰敗而死，未達渴望的目的地而死！

路易 你怎麼說戰敗？你瞧這些人民，扶搖直上地向上帝方面而去。我替他們斬盡凡念，不是成功了麼？我搬出上帝來統治世界，不是成功了麼？（片時靜默。衆兵士互相激厲向前。大軍由泉流之左，折而取道登坡，絡繹前進，迄於場終爲止。——路易微笑着）我乃一庸主，我生成是一個教士的材料……然而，究竟我相信我會爲人民做過好事。法國人民簡潔的靈魂，需要一座洪爐，可以施展他們底火焰；這種美的愛情之火，因缺少柴炭而熄滅而衰微，轉非他們底幸福。你瞧他們底眼珠，在危險之中，放出何等奇異的光彩呵！他們快樂極了，我敢相信……而且誰知道呢，朋友也許，我對於國家底利益，不若對於上帝底利益那樣關切，反而有利於國家，亦未可知。將來自有夠多的賢君，只會顧全國家底利益。後世子孫，想起從前有一位荒唐的先王，只爲酷愛上帝，不計成敗利鈍，而捐軀以殉，也並不致有損他們底令譽。

馬玖 咳，可嘆我沒有兒子了，我今一死，果將大有造於誰何呢？我絕種了；我所肩荷的時代，將隨我

而銷歇了。

(若差麗跪王側，王撫若頭，微笑着。)

若差麗 請告訴我，請告訴我……您相信上帝有一日會饒恕我不？

路易 我相信上帝底慈悲；人若沒有信仰，死了還能瞑目麼？

若差麗 我害怕，我所造的孽太深了！

路易 罪過能從這頑強的犄角裏引出純潔的眼淚來，真算萬幸！可憐的孩子，你底脚也傷了，心也碎了，請安心罷；你爲 受盡跋涉艱難，從今以後，你再不會有這種痛苦了。(他昏厥。若急趨前，

以帕堵王口。馬玖扶王頭。)

馬玖 他噴出血來了。

路易 (毫無氣力的，快樂的。)上帝爲我們而流的血，我今日幸得償還給他了。

馬玖 陛下，求您別躁動。

路易 (樂極)我覺着要死了，我覺着要死了。

若差麗 我王真有洪福。

路易 平靜而全能的大海呀，於碧綠之中，泛出金黃，像深林裏的蒼苔一般，在你底遠霧沉沉裏，罩住了我那故國甜美的潤土，我那韶秀的巴黎，我那魯佛行宮的銀色高塔，反映在森河潺潺的流水中，和我那聖堂的畫棟雕梁。呵，隔離我們的大海呀，我曾經附你而放舟，抱了赴湯蹈火的決心，來救十字架上垂危的上帝，現在我將泛舟於別一大海，比較安全，比較廣漠，而且比較平靜。我那被解放了的靈魂，要引滿帆檣，逍遙容與乎碧落之中，茫無涯際，像上帝高瞻遠矚的視線一般。

馬玖 他要睡着了。

路易 (閉着眼) 記得我們二人在龐大的教堂裏，徜徉歲月，當時，夜色漸從雕柱的黑影裏上來，而陽光悄然奔瀉，像清靜的甜夢一般，金碧輝煌，不啻幻境！(遠處有歡呼聲) 馬格里得呀我來了。(呼聲漸增漸近，大衆傾耳聽着)

路易 (強起) 馬玖，時候到了，向前進呀！(他對馬示意)

全軍將士 (從山巔狂奔而下，有如疾風迅雷) 耶路撒冷呀！

——這便是耶路撒冷呀！

——耶穌呀！

(他們匍匐在地，哭笑並作。)

路易 (漸漸咽氣) 聽着這便是我底愛人，這便是我底愛人！我渴望您許久了！耶穌呵，我所最親愛的呵！來罷，來拿我去罷！來罷，來罷，我底救主呵！(他死去)

若差麗 (伸手向天) 還有我呢，我呢！您幾時也來拿我去呢？

馬玖 (用手合攏路易的眼皮) 您底宿願償了！

衆騎士 「因得多密內，四白拉非嫩空分打兒因阿得耳挪母。」(註)

馬玖 (躍起，揚劍) 向前進哪！

(軍號大作)

全劇終

(註) 爲死者祈禱之咒語 In te, Domine, speravi. Nonneon fundar Inafernum